



10111

明臣奏議卷之七

綿州 孫桐生

孫桐生 編輯

受業

林懋森

林懋森 校刊

陳用人職堂疏 萬曆

吏部 尚書 孫 鏡 餘姚

吏部雖以用人為職然進退去留必待上旨是權固有在非臣部得專也今以留二席僚為專權則無往非專矣以留二司屬為結黨則無往非黨矣如避專權結黨之嫌畏縮選悞使銓職之輕自臣始臣之大罪也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俾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於當時後來者且以臣為戒又大罪也請賜骸骨

明臣奏議

卷之七

萬曆

臣伏思北虜爲中國患自古有之惟有備然後可以無患今鎮兵雲屯關戍櫛比然賊掩至不能防禦者承平久而實政不立粉飾多而武備不脩也臣請以脩武備之法利害之說戰守之便廢置緩急之敘施爲相度之宜爲皇上陳之計我邊陲東起遼陽西至臨洮所守之地廣也自春至冬自幼至老所守之日長也所守之地廣信未有千里之堅城所守之日長信未有千日之銳志矧彼戎虜以馬爲家何如其價利也與我軍之欲戰而後索馬者異矣且以射爲食何如其習熟也與我軍之董勸成能以爲技者異矣且其膚革毛髮長養於風日沙莽之中飲食衣服不藉烹飪温煖之細譬之風林之鳥走壙之獸其桀驁猛厲固其性也且彼聚而我散彼逸而我勞窺我之隙衝突而至彼截其直我守其橫首尾不

明臣奏議

卷之七

萬慮

二

能相應檄召未至關門已破議論未定而彼已屢足去矣此彼之所以世爲中國患也凡敵國對峙固未有不能戰而能守者獨言守將誰欺乎爲今之計惟擊爲便所以備擊者有三事焉儲峙爲急鼓勇爲急制車爲急而繕城垣修斥埃之類宜次第興舉可也儲峙之法有三復輸粟之令革買賣之窩則鹽引開而飛芻走粟至矣久任沿邊守令以徵收每年邊額多寡爲賢否則積多而倉廩實矣先時出帑藏銀預糴芻糧以儲各鎮急則價不踊貴也鼓勇之法有二養敢死之士重首功之賞制車之法當如總制都御史劉天和昔年所議式不可改也嘗考盛漢之兵制曰車騎曰材官曰樓船今之禦虜舍車騎材官何以哉而車騎尤爲急也古者用車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士卒有所庇衣糧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况中國以火器勝虜而火器必以車載

然後可以馳遠而後可以機發準也蓋兵車者制虜之要術不可
以房塔之偶敗遂因噎而廢食也與虜對壘則重車疊陣方軌而
行山移而進謂之奮擊虜衆未集則衝車直隊竟刺部落謂之衝
擊我衆未集虜騎忽入關門則排車橫陣高壘厚壁以奪歸路謂
之要擊虜衆深入絡繹連亘則分車角陣縱橫開闔約號四起謂
之夾擊虜之遠也既有所馳載必不能疾行則輕車夾騎三道排
堵而尾之或夜欲其營或擾奪其馬伺便則以火器車直擣其輜
重期以必救然後三道夾攻謂之追擊我有三備用是五擊雖使
頭曼復生冒頓再出亦不能支矣昔人以虜爲利擄掠不羞逃遁
斯言得之矣且彼以獵於沙莽者爲食今不獵沙莽而惟欲寇我
中國以爲利必其所利益有倍於獵者而後爲之使我有備焉彼
將不利於進雖進不利於退則不若獵於沙莽者安且利焉尙何

明臣奏議

卷之七

萬歷

三

侵擾之患哉今養武士其情狀如畜獵犬然日聽其發蹤指視以
馳逐林藪則精神鼓動各逞技能而大有獲也不然則將安疲樂
怠惟嗷嗷待食於人且釀成驕悍之氣反搏噬人矣此無他養而
不戰無所用氣故也及見近時馬永梁震王效號稱名將夫豈有
他長哉惟是肯養能死之士而已多者不過數百人少者不下數
十人結以恩義飽以嗜欲一旦虜至則出死力以報之使我九邊
戰士盡如三家者士又何難於燕然之勒哉此臣之所謂鼓勇者
不可不急也大抵主兵一動便問倉廩所積若干石客兵一至便
問芻糧所供若干時邇者邊糗無數月之備士卒有枵腹之憂一
旦攻圍援絕又何以爲自存之計哉此臣所謂儲峙者不可不急
也六韜所謂車者軍之羽翼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口一
車當步卒八十人又曰一車當六騎又曰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

人古之所謂大車革車兵車戎車衝車攻車後世所謂武剛車偏箱車鹿角車自古兵家所恃以爲勝者况虜專騎射之能往來遊衍疾於風雨非車不足以當之臣所謂制車不可不急也竊狀時事如疔羸之人病大疽也疽將潰及腹背危急甚矣惟攻刺剗剔以盡決癰毒而後徐理其羸弱可也彼庸醫者執議思補而毒氣入腹不可復救悔何及焉大抵別刺甚恐人溫補之言易入也奸諛誤國故庸醫者流不曰失機則曰生事不曰開邊釁則曰冒報錢糧師旅未興而議論紛然舉劾一行而經年聽勘雖使頗牧衛青等復起將安用之是故在彼不殺則不威不震則不懾不戡則不定在我者不橫奔四出不可以收復河套不戰勝攻取不可以退守邊疆所謂不一勞者不永逸也伏願皇上推選大臣之兼智仁勇者一二人以總制邊務不必急其旦夕之效而惟責其成功

明臣奏議

卷之七 萬曆

四

於五年之上下不必問其城堡小戰之失利而惟取其軍律氣勢之壯盛不必計其供億之多寡而惟視其戎虜侵犯之疎數不必責其武弁之廉儉而惟課其謀勇之大節聽其生殺予奪之便宜而不可使舞文者爲掣肘且我國家建都與虜僅隔一山一則據關塞足以制戎虜之命一則恃京營足以壯畿甸之盛今虜突入古北口若履坦途我軍坐視縱橫不與交刃地雖險而不知所以守兵雖衆而不知所以用束手旁皇以致誤事臣愚以爲每季輪差總兵官一人督京營四分之一屯練關口多設火器布虎落以爲必不可犯之勢京師民居之外擇要害之地立四大堡每堡可屯萬人遇有聲息卽分布屯守以安城外居民之心關口固則外虜難入四堡立則內寇不作此安畿輔固根本之首務然而便宜處置鼓舞作興則在帥臣而其委任責成則在皇上也

今之患邊防者非其邊防之弛也又非將無其人兵有不足也失在邊儲之不充夫虜騎憑陵如風雨之至我軍人馬當之往往辟易卽有城堡星散四布各鎮所控制不下數千里而屯卒率不滿萬又王帥往往挑以自衛列卒而守更番而休大約數里而一人然且老弱疲餒不任干戈以此而當強虜猶驅羊以抗虎也兵法曰我專敵分今虜卒數十萬合爲一屯我以數千之眾畫地而守此其眾寡不敵卽有倉卒勢胡以支今北邊之民其飲食略與匈奴同卒然有急懸金召募卽萬人可立具然而領邊鎮者特苦於無資且不能用其眾何敢議召募乎夫將之所以能用其眾者何也蓋其權在賞罰且必賞給而後罰可行今卽聚兵而練之分曹朋別勝者有賞不勝者有罰射卽中勝矣亡金帛之賞乃欲薄責明臣素議

卷之七 萬歷

五

八〇又上

其不勝者而鞭箠之豈人情乎又其大者幸得當虜出萬死一生之力博數級之功歸而論賞徒具虛名未有寸帛一金之利不幸而少挫則執而論死又豈人情乎如是則以賞之不充而併廢其罰矣賞罰一廢尙安得而用之且世之驍雄踞跡之士多不閑於理法入則鬪雞走狗出則斬將搯旗是安得以儒生節儉之事說之令俛首轅下哉今邊將旣束縛於文吏能不得展參拜伏謁稍不如禮則以失律當之又復約其家丁禁不得錦衣珍食如曩時豪橫態且欲彼恂恂如書生耶則烽燧矢石之地將安用之用之烽燧矢石之地又欲約節其衣食彼焉可得用也將莫先於用間今使之深入虜地而得其情控弦之所駐鳴鏑之所向皆未發而先覺然後可以備之頃者虜或薄郊關而諸鎮未之聞也穴牆堡突入壘下而主將不之覺也何則無間故也大間者營之垂餌虎

口非厚賞何以用之今又以賞之不充而廢問矣故曰非邊防之
弛也非兵不足也非將無人也失在邊儲之不充邊儲充然後可
以用其眾矣

明臣奏議

卷之七

萬曆

六

十一

臣聞自古帝王之聖莫盛於堯舜而堯舜之聖尤急於親賢考之
典謨所載唐虞君臣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概可想見其盛我朝
祖宗列聖同符堯舜大臣時賜召見而羣臣疏遠亦得以情自通
君臣之交一如家人父子故能比隆唐虞卓越千古恭惟陛下天
錫神智聖德夙承御極以來十有餘年於此不勞親接儒臣自享堯舜
之治臣獨過慮萬一聖子神孫習見如此遂使君臣之情邈不相
接恐非貽謀之善况審問明辨亦聖學之所不廢而日有萬幾事
有萬變有非章疏所能盡者陛下向不少賜須臾與儒臣面議耶
彼儒臣荷先朝之作養蒙陛下之簡擢尊其位重其祿正欲日奉
周旋仰祈聖明之萬一也而乃使之終歲優游旅進旅退徒以奉
行文書爲職業格心之學茫乎未聞一有申請非假之內侍不能

明臣奏議

卷之七 萬歷

七

以上達至使占彼之辭色卜上之喜怒中外輕重於此焉分將來
之患有不忍言者臣愚不肖每懷杞人之憂獨以親接儒臣爲今
日第一急務也邇者大臣科道亦嘗爲陛下告矣而言之未切請
之未勤或混於眾言之中未聞顯然以爲急務而抗言者陛下俯
賜嘉納益有待焉遂皆不復申懇臣不能無疑於其間也臣愚以
爲此事若果因循未舉則咫尺萬里情終不運必無以塞天下之
望萬一政令不合眾心願使羣臣得以藉口陛下將必獨任其責
抑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以爲何如臣竊爲陛下惜也伏望陛
下大奮乾綱深留聖意以堯舜之聖爲必可法以祖宗之法爲必
可行退朝之餘卽御便殿量留一二儒臣奉陪清燕以備顧問如
或接見之初情未交乎彼此生澀有懷未卽欲吐更乞大賜溫顏
深垂引進試以上進講章令其直解文義試以自進奏疏令其直

述情詞一觸於聖心卽賜清問從容諮訪誘之盡言日復一日顏
情稔孰自成魚水之懽大小臣工凡有獻替悉容請對言之切直
者曲加獎勵言不能盡者俾之條陳披閱而考詢之用一人出一
令必反覆詳審求合天心輿論而後行如此則上下相孚幽隱必
達臣衷無間隔之憂聖澤無壅過之患唐虞都俞吁咈之風祖宗
君臣同遊之盛復見於今日此堯舜之急務在陛下尤所當先而
不容少緩者方今天下之事非無可言臣反覆思之莫急於此故
敢昧死上陳是區區以堯舜望陛下之心也

明臣奏議

卷之七

萬曆

八

川〇川

臣聞進言者皆望陛下以堯舜而不聞責輔臣以皋夔何者陛下有納諫之明而輔臣無容言之量也高皇帝鑒前代之失不設丞相事歸部院勢不相攝而職易稱文皇帝始置內閣參預機務然時官階未峻無專肆之萌二百年來卽有擅作威福者尙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學士張居正偃然以相自處自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諫官因事論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請卽以祖宗法正之祖宗進退大臣以禮先帝臨崩居正託疾以逐拱旣又文致之王大臣獄及正論籍籍則抵拱書令勿驚死旣迫逐以示威又遺書以市德徒使朝廷無禮於舊臣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非開國元勳生不公死不王成國公朱希忠生非有奇功也居正違祖訓贈以王爵給事中陳吾德一

明臣奏議

卷之七

萬曆四年

九

言而外遷郎中陳有年一爭而斥去臣恐公侯之家布賄厚施緣例成乞將無底極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用內閣冢宰必由廷推今居正私薦用張四維張瀚四維在翰林被論者數矣其始去也不任教習庶吉士也四維之爲人也居正知之熟矣知之而顧用之夫亦以四維善機權多憑藉自念親老旦暮不測二三年間謀起復任四維其身後託乎瀚生平無善狀巡撫陝西賊穢狼籍及驟躡銓衡唯諾若簿吏官缺必請命居正所指授者非楚人親戚知識則親戚所援引也非宦楚受恩私故則恩故之黨助也瀚惟曰取四方小吏權其賄賂而其他則徒擁虛名聞居正貽南京都御史趙錦書臺諫毋議及冢宰則居正之矜制言官又可知矣祖宗之法如是不乎祖宗朝詔令不便部臣猶嘗閣擬之不審今得一嚴旨居正輒曰我力調劑故止是得一溫旨居正又曰我力請

而後得之由是畏居正者甚於畏陛下感居正者甚於感陛下威
福自己目無朝廷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一切政事臺有奏陳
部院題覆擬按奉行未聞閣臣有舉劾也居正定令撫按考成章
奏每具二冊一送內閣一送六科撫按延遲則部臣糾之六部隱
蔽則科臣糾之六科隱蔽則內閣糾之夫部院分理國事科臣封
駁奏章舉劾其職也內閣銜列翰林止備顧問從容論思而已居
正創爲是說欲脅制科臣拱手聽令祖宗之法若是乎至於按臣
回道考察苟非有大敗類者常不舉行蓋不欲重挫抑之近日御
史俞一貫以不聽指授調之南京由是巡方短氣莫敢展布所憚
獨科臣耳居正於科臣既噉之以遷轉之速又恐之以考成之遲
誰肯舍其便利甘彼齟齬而盡死言事哉往年趙參魯以諫遷猶
曰外任也余懋學以諫罷猶曰禁錮也今傳應禎則論戍矣又以

明臣奏議

卷之七 萬曆四年

十

應禎故而及徐貞明喬巖李禎矣摧折言官讐視正士祖宗之法
如是乎至若爲固寵計則獻白蓮白燕致詔旨責讓傳笑四方矣
規利田宅則誣遼王以重罪而奪其府地今武岡王又得罪矣爲
子弟謀舉鄉試則許御史舒鼂以京堂布政施堯臣以巡撫矣起
大第於江陵費至十萬制擬宮禁遣錦衣官校監治鄉郡之脂膏
盡矣惡黃州生儒議其子弟侍售則假縣令他事窮治無遺矣編
修李維楨偶談及其家富不旋踵卽外斥矣蓋居正之貪不在文
吏而在武臣不在內地而在邊鄙不然輔政未幾卽富甲全楚何
由致之宮室與馬姬妾奉御同於王者又何由致之在朝臣工莫
不憤歎而無敢爲陛下明言者積威之劫也臣舉進士居正爲總
裁臣任部曹居正薦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訟言攻
之者君臣誼重則私恩有不得而顧也願陛下察臣愚悃抑損私

權毋使債事誤國臣死且不朽

明臣奏議

卷之七 萬曆四年

七

十一



邇者雷霆端門獸吻京師及四方地震疊告曾未聞發詔修省豈真以天變不足畏耶真定抽分中使本非舊典正統間常暫行之先帝納李芳言已詔罷遣而陛下顧欲踵行失德之事豈真以祖宗不足法耶給事中朱東光奏陳保治初非折檻解衣者比乃竟留中不報豈真以人言不足恤耶此三不足者王安石以之誤宋不可不深戒也陛下登極初白隆慶改元以前逋租悉賜蠲除四年前免三徵七恩至渥也乃上軫恤已至而下延玩自如曾未有擔負相屬者何哉小民一歲之入僅足給一歲無遺力以償負也近乃定輸不及額者按撫聽糾郡縣聽調諸臣畏謹督趣倍嚴致流離接踵怨咨愁歎上徹於天是豈太平之象陛下所樂聞者哉請下明詔自非官吏乾沒竝曠然除之民困旣蘇則災沴自弭

明臣奏議

卷之七

萬曆四年

三

川文

陛下登極初召用直臣石星李己臣工無不慶幸近則趙參魯糾中涓而謫爲典史余懋學陳時政而錮之終身他如胡執禮裴應章侯於趙趙煥等封事累上一切置之如初政何臣請擢參魯京職還懋學故官爲人臣進言者勸

御史應元以不會葬得罪輔臣遂爲都御史劾所論坐託疾欺罔
削籍臣竊恨之夫疾病人所時有今在廷大小諸臣曾以病請者
何限御史陸萬鍾劉光國陳用賓皆以巡方事訖引疾與應元不
異也劾何不竝劾之節劾當世宗朝亦養病十餘年後賚緣攀附
驟列要津以退爲進宜莫如劾已則行之而反以責人何以服天
下陛下但見劾論劾應元以爲恣情趨避罪當罷斥至其意所從
來陛下何由知之如昨歲星變考察將以弭災也而所挫抑者半
不附宰臣之人如翰林習孔教則以鄒元標之故禮部張程則以
劉臺之故刑部浮蹤獨多於他部則以艾穆沈思孝而推戈考後
劣轉趙志皋又以吳中行趙用賢而遷怒蓋能得輔臣之心則雖
屢經論列之潘晟且得以不次蒙恩苟失輔臣之心則雖素負才

明臣奏議

卷之七

萬曆六年

三

名之張岳難免以不及論調臣不意陛下省災塞咎之舉僅爲宰
臣酬恩報怨之私且凡附宰臣者亦各藉以酬其私可不爲太息
矣哉孟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臣則謂逢相之惡其罪更大也陛
下天縱聖明從諫勿拂諸臣熟知其然爭欲碎首批鱗以自見陛
下欲織錦綺則撫臣按臣言之欲採珍異則部臣科臣言之欲取
太倉光祿則臺臣科臣又言之陛下悉見嘉納或遂停止或不爲
例至若輔臣意之所自不論是否無敢一言以正其非且有先意
結其歡望風張其燄者是臣所謂逢也今大臣未有不逢相之惡
者劾特其較著者爾以臣觀之天下無事不私無人不私獨陛下
一人公耳陛下又不躬自聽斷而委政於眾所阿奉之大臣大臣
益得成其私而無所顧忌小臣益苦行私而無所愬告是驢天下
而使之奔走乎私門矣陛下何不日取庶政而勤習之內外章奏

躬自省覽先以意可否焉然後宣付輔臣俾之商榷閱習既从智慮益宏幾微隱伏之間自無逃於天鑒夫威福者陛下所當自出乾綱者陛下所當獨攬寄之於人不謂之旁落則謂之倒持政柄一移積重難返此又臣所日夜深慮不獨爲應元一事已也

明臣奏議

卷之七

萬曆六年

四

一〇一

乞究朋殺正士以彰國法以肅臣紀事臣於本年六月初六日奉旨同三法司諸臣會議胡禳龍宗武殺死生員吳仕期事情臣議與諸臣不合既不敢與題矣豈容禁口旁視謹以胡禳龍宗武罪狀爲皇上言之萬曆五年故相張居正貪固寵位不丁父憂吳中行趙用賢等諸臣引綱常力爭俱蒙廷杖謫戍正人重足而立有甯國府儒學生員吳仕期蒿目床中具書力詆其失後值家人病故書不果上刊刻傳布蓋欲暴其惡於遠近使聞而知有悔悟也復有好事與吳仕期同心者不敢明言顯斥托今起用南京吏部侍郎海瑞姓名具疏勸皇上許其守制事雖不經然亦假事洩人心之公憤耳第後云海瑞乃先帝之直臣也著所在官司以禮登請造途有司迎送至京推用則陟於明者也嗣而南京操江都御明臣奏議

卷之七 萬曆

五

史胡禳與張居正同里正欲獻媚無由詞知前事遂行原任太平府同知龍宗武密切緝訪宗武亦遂謂緣此可以邀功取寵乃展轉究報出劉承宗等十餘人最後閩間密審王律乃望風改口招出吳仕期姓名龍宗武明知疏非出其手筆但有前書刊布則亦可彼此互證足爲奇貨以媚上官矣遂鋸鍊成獄回報胡禳去訖一面揭報居正一面具疏題請又慮未經會審不便具題也疏內增捏會審情居正一札令宗武速會南京兵馬司劉鍛鍊成獄元熙同審具招報院宗武比依其言彼時仕期舉家驚竄如犯叛逆仕期父吳九思亦累死在途宗武恐仕期或死則無以証胡禳之疏而顯其功也日給米一升肉半斤養贍不缺繼得胡禳將居正回札發示云若出措紳不容不參奏若出別項奸徒廉實杖斃之可也前疏封回未上宗武一得杖斃之言遂斷肉米不給仍用片

紙硃寫操院要打仕期一百杖數字着去任馮縣丞密示仕期仕期自知難免遂頓足號哭親撰奠文爲歌自祭至於咬衣嚙襪而七日死矣仕期之寃如此胡櫛龍宗武之同謀殺人如此臣謂仕期雖狂士其心固懷忠讜尙氣誼之心也仕期之禍不在於僞疏而在於上相國書仕期之死不死於王律而死於宗武之屏獄食况供狀雖出於律而閉門密語難免指授之疑卽初招之間教唆擬遣情可推也杖責雖未嘗加而嚇打一百明示殺之心若二縣賈尉囊沙之言慘又不可形容也擬以故禁雖無懷挾私仇之情擬以故勘則屏去服食甚於用刑拷打矣宗武其何說之辭臣又謹按奸黨條律內云若刑部及大小各衙門官吏不執法律聽從上司官主使出入人罪者罪亦如之謂上條罪斬妻子爲奴財產入官之文也今胡櫛非主使之上司乎宗武非聽上司之主使乎

明臣奏議

卷之七

萬曆

六

吳仕期非其所入之人乎議此獄者當云宗武除故勘及屏去人服食輕罪不坐外合依聽從上司官主使故入人罪與胡櫛各減等妻子爲奴財產入官但胡櫛原係三品大臣在應議之例應否未減龍宗武應否姑從故勘問伏候聖明處分如此則法行於下恩歸於上臣可依議惟謹矣今撫按屈坐王律而以宗武擬徒固爲失刑之甚三法會議欲薄罪王律將胡櫛龍宗武擬遣不知所引者爲律乎例乎臣不知其何據也奚但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哉夫故入故出與聽從主使出入人罪同故枉法而所主使之特重者何也所以孤大臣之黨而破朋比之私也故大臣不曰廉而曰法以大臣位既尊崇威復烜赫易以蔑視乎成法苟不嚴爲之法則頤指氣使下吏每承其流至於羣奸輻輳法紀蕩然勞堪得以無罪殺洪朝選王宗載得以無罪魚肉劉台方正莫能必其命而

何心隱睚眦之徒俱不得其死矣天下事孰不惟其意之所欲爲如故相張居正其明驗也今大臣犯罪則曰體面當存罪一大臣則曰恐朝廷手滑方今聖主當陽哀矜惻怛愷重刑獄惟恐一夫含冤上千天和不慮大臣之權縱而慮朝廷之手滑不執法以懲奸而以容奸爲得體臣愚誠不知其解也臣法官也知有三尺法耳幼讀父書長承朝廷作養但聞法行自近罰不阿貴則爲治世而寬縱於大官纖悉於小吏則爲末世固守成訓罔敢失墜至於愛克厥威義不可過則當歸之朝廷所謂臣當任怨君當任德也今臣忝會議之列旣不能阿諸臣之議復喑默無一言是胡犢爲權門之蒼鷹龍宗武爲撫按臣之劊手臣亦爲衣冠之偶人矣有臣如此將焉用之伏乞聖明特賜罷斥以爲不職之戒別選才賢以重法吏之司臣不勝戰慄待命之至奉聖旨朝廷立法懲奸如

明臣奏議

卷之七

請恩

七

川

果情眞罪當豈容輕貸龍宗武等所犯該法司會同三法司參酌律例定擬發遣已從正法了姑依議該衙門知道

自居正奪情妖星突見光逼中天言官曾士楚陳三讓甘犯清議
率先請留人心頓死舉國若狂今星變未銷火災繼起臣敢自愛
其死不灑血一爲陛下言之陛下之留居正也動曰爲社稷故夫
社稷所重莫如綱常而元輔大臣者綱常之表也綱常不顧何社
稷之能安且事偶一爲之者例也而萬世不易者先王之制也今
棄先王之制而從近代之例如之何其可也居正今以例留臆顏
就列矣異時國家有大慶賀大祭祀爲元輔者欲避則害君臣之
義欲出則傷父子之情臣不知陛下何以處居正居正又何以自
處也徐庶以母故辭於昭烈曰臣方寸亂矣居正獨非人子而方
寸不亂耶位極人臣反不修匹夫常節何以對天下後世臣聞古
聖帝明王勸人以孝矣未聞從而奪之也爲人臣者移孝以事君
明巨奏議

卷之七 萬曆

六

矣未聞爲所奪也以禮義廉恥風天下猶恐不足顧乃奪之使天
下爲人子者皆忘三年之愛於其父常紀墜矣異時卽欲以法度
整齊之何可得耶陛下誠眷居正當愛之以德使奔喪終制以全
大節則綱常植而朝廷正朝廷正而百官萬民無不一於正災變
無不可弭矣

居正父子異地分睽音容不接者十有九年一旦長棄數千里外
陛下不使匍匐星奔憑棺一慟必欲其違心抑情銜哀茹痛於廟
堂之上而責以訐謫遠猷調元熙載豈情也哉居正每自言謹守
聖賢義理祖宗法度宰我欲短喪子曰子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
乎王子請數月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聖賢之訓何如也
在律雖編氓小吏匿喪有禁惟武人得墨纒從事非所以處輔弼
也卽云起復有故事亦未有一日不出國門而遽起視事者祖宗
定制何如也事繫萬古綱常四方視聽惟今日無過舉然後後世
無遺議銷變之道無踰此者

明臣奏議

卷之七

萬曆五年

九

四日入

臣竊怪居正能以君臣之義效忠於數年不能以父子之情少盡於一日臣又竊怪居正之勳望積以數年而陛下忽敗之一日莫若如先朝楊溥李賢故事聽其暫還守制刻期赴闕庶父子音容乖睽阻絕於十有九年者得區區稍伸其痛於臨穴憑棺之一慟也國家設臺諫以司法紀任糾繩乃今曉曉爲輔臣請留背公議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創異論臣愚竊懼士氣之日靡國是之日淆也

明臣奏議

卷之七

萬曆十六年

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欲爲自用太甚其設施乖張者如州縣入學限以十五六人有司希指更損其數是進賢未廣也諸道決囚亦有定額有司懼罰數必取盈是斷刑太濫也大臣持祿苟容小臣畏罪緘默有今日陳言而明日獲譴者是言路未通也黃河泛濫爲災民有駕蒿爲巢墮水爲餐者而有司不以聞是民隱未周也其他用刻深之吏沮豪傑之材又不可枚數矣伏讀敕諭朕學尙未成志尙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隳陛下言及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弼成聖學輔翼聖志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且幸而居正丁艱猶可挽留脫不幸遂捐館舍陛下之學將終不成志將終不定耶臣觀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若以奔喪爲常事而不屑爲者不知人惟盡此五常之道然後謂之人今有人於此親生而不顧親死而不奔猶自號於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爲喪心則以爲禽蔬可謂之非常人哉

明臣奏議

卷之七

萬曆五年

三

川上川

近再選官女至九十七人急徵一時輦下甚擾一也中外章奏宜下部臣議覆閣臣疑旨脫有不當臺諫得糾駁之今乃不任臣工顯取宸斷明旨一出臣下莫敢犯顏二也士習邪正繫世道污隆今廉恥日喪營求苟且亟宜更化救弊先實行而後才華三也東南財賦之區靡於浮巧民力竭矣非陛下有以倡之乎數年以來御用不給今日取之光祿明日取之太僕浮梁之磁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異遇聖節則有毒服元宥則有燈服端陽則有五毒吉服年例則有歲進龍服以至覃恩錫賚大小畢露謁陵犒賜耗費鉅萬鎰銖取之泥沙用之於是民間習爲麗侈窮耳目之好竭工藝之能不知紀極夫中人得十金卽足供終歲之用今一物而兼中人數家之產或刻沉檀鑲犀象以珠寶金玉飾之周鼎商彝秦鉞漢鑑皆搜求於海內窮歲月之力專一器之工蓄生平之資取一盼之適殊不知財賄易盡嗜欲無窮陛下誠能恭儉節約以先天下禁彼浮淫還之貞樸則財用自裕而風俗亦純四也邊疆之臣日弛戎備上下蒙蔽莫以實聞由邊臣相繼爲本兵題覆處分盡在其口言出而中傷隨之誰肯爲無益之談自取禍敗哉漁夫舍餌以得魚未聞以餌養魚者也今以中國之文帛綺繡爲蕃戎常服雖曰貢市實則媚之邊臣假貢市以賂戎戎人肆剽竊而要我彼此相欺以誑君父幸其不來來則莫禦所謂以餌養魚者也請明詔樞臣洗心易慮戰守之備一一講求付之邊臣使將識敵情兵識將意庶乎臂指如意國可無虞五也

明臣奏議

卷之七 萬曆六年

三

八日

臣去國十餘年士風漸靡吏治轉汙遠近蕭條日甚一日此非世運適然由風紀不振故也如京官考滿河南道例書稱職外吏給由撫按官概與保留以朝廷甄別之典爲人臣交市之資敢徇私而不敢盡法惡無所懲賢亦安勸此考績之積弊一也御史巡方未離國門而密屬之姓名已盈私牘甫臨所部而請事之干牘又滿行臺以豸冠持斧之威束手俯眉聽人頤指此請託之積弊二也撫按定監司考語必託之右司有司則不顧是非侈加善考監司德且畏之彼此結納上下之分蕩然其考守令也亦如是此訪察之積弊三也貪墨成風生民塗炭而所劾罷者大都單寒輭弱之流苟百足之蟲傳翼之虎卽賊穢狼藉還登薦剡嚴小吏而寬大吏詳去任而略見任此舉劾之積弊四也懲貪之法在提問乃

明臣奏議

卷之七 萬曆十一年

三

101

豺狼見遺狐狸是問徒有其名或陰縱之使去或累逮而不行或批駁以相延或朦朧以幸免卽或終竟其事亦必博長厚之名而以盡法自嫌苞苴或累萬金而贖止坐之銖黍草菅或數十命而罰不傷其釐毫此提問之積弊五也薦舉劾劾所以勸儆有司也今薦則先進士而舉監非有憑藉者不與焉劾則先舉監而進士縱有訾議者罕及焉晉接差委專計出身之途於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肩而行諸人自分低昂吏民觀瞻頓異助成驕縱之風大喪賢豪之氣此資格之積弊六也州縣佐貳雖卑亦臨民官也必待以禮然後可責以法今也役使譴訶無殊輿隸獨任其污黷害民不屑禁治禮與法兩失之矣學校之職賢才所關今不問職業而一聽其所爲及至考課則曰此寒官也概與上考若輩知上官不我重也則因而自棄知上官必我憐也又從而日偷此

處佐貳教職之積弊七也科場取士故有門生座主之稱若巡按舉劾其職也乃劾者不任其怨舉者獨冒其恩尊之爲舉主而以門生自居筐篋問遺終身不廢假名揚之典開賄賂之門無惑乎清白之吏不概見於天下也方今國與民俱貧而官獨富旣以官而得富還以富而市官此餽遺之積弊八也要此八者敗壞之源不在於外從而轉移亦不在於下也昔齊威王烹一阿大夫封一卽墨大夫而齊國大治陛下誠大奮乾剛痛懲吏弊則風行草偃天下可立治矣

明巨奏議

卷之七 萬曆十一年

三

一
文
八

內庭清嚴地無故聚三千之眾輕以凶器嘗試竊為陛下危之陛下以爲行幸山陵有此三千人可無恐乎不知此皆無當實用設遇健卒勁騎立見披靡重駕不可恃以輕出也夫此三千人安居美食筋力柔靡一旦使執銳衣堅蒙寒犯暑臣聞頃者竟日演練中暍瀕死者數人若輩未有不怨者聚三千蓄怨之人於肘腋危無逾此者且自內操以來賞賚已一萬金長此不已安有殫竭有用之財靡之無用之地誠可惜也

明臣奏議

卷之七

萬曆十一年

三

一
文

諸臣之不能容植等一則以科場不能無私而惡植等之訐發一則以往者常保留居正而忌吳中行沈思孝等之召用二疑交於中故百如發於外也夫威福自上則主勢尊植等三臣陛下所親擢者也乃舉朝臣工百計排之假令政府欲用一人諸臣敢力挫之乎臣謹以臣工之十蠹爲陛下言之今執政大臣一政之善輒矜贊導之功一事之失輒譏挽回之難是爲誣上其蠹一進用一人執政則曰我所注意也冢宰則曰我所推轂也選郎則曰我所登用也受爵公朝拜恩私室是爲招權其蠹二陛下天縱聖明猶虛懷納諫乃二三大僚稍有規正輒奮袂而起惡聲相加是爲諱疾其蠹三中外臣工率探政府意向而不恤公論論人則毀譽視其愛憎行政則舉置徇其喜怒是爲承望其蠹四君子立身和而

明臣奏議

卷之七 萬曆十三年

三

一〇

不同今當路意所有主則羣相附和敢於抗天子而難於違大臣是爲雷同其蠹五我國家諫無專官今他曹稍有建白不曰出位則曰沽名沮忠直之心長壅蔽之漸是爲阻抑其蠹六自張居正蒙蔽主聰道路以目今餘風未殄欺罔日滋如潘季馴之斥大快人心而猶累牘連章爲之申雪是爲欺罔其蠹七近中外臣僚或大臣交攻或言官相訐始以自用之私終之好勝之習好勝不已必致忿爭忿爭不已必致黨比唐之牛李宋之洛蜀其初豈不由一言之相失哉是爲競勝其蠹八佞諛成風日以寢甚言及大臣則等之伊傅言及邊帥則擬以方召言及中官則誇呂張復出言及外吏則頌卓魯重生非藉結歡卽因邀賂是爲佞諛其蠹九國家設官各有常職近兩京大臣務建白以爲名高侵職掌而聽民訟長告訐之風失具瞻之體是爲乖戾其蠹十也

陳時弊疏 萬曆十三年

順天周弘論 麻城
通判

陛下以學顏故逐一給事中三御史此人心所共憤也學顏結張鯨爲兄弟言官指論學顏而不敢及鯨畏其勢耳若李植之論馮保似乎忠讜矣實張宏門客樂新聲爲謀主其巡按順天紆紆爲小妻猖狂干紀則恃宏爲內援也鯨宏旣竊陛下權而植又竊司禮勢此公論所不容祖訓大小官許至御前言事今吏科都給事中齊世臣乃請禁部曹建言曩居正竊權臺省羣頌功德而首發其奸者顧在艾穆沈思孝部曹言事果何負於國哉居正惡員外郎管志道之建白也御史龔懋賢因誣以老疾惡主事趙世卿之條奏也尚書王國光遂錮以王官論者切齒爲其附權奸而棄直言長壅蔽之禍也今學顏植交附鯨宏鯨敢竊柄世臣豈不聞已不敢言奈何反欲人不言乎前此長吏垣者周邦傑秦燿當居正明臣奏議

卷之七

萬曆十三年

七

時燿則甘心獵犬邦傑則比迹寒蟬今燿官太常邦傑官太僕矣諫職無補坐陟京卿尙謂臺省足恃乎而乃禁諸臣言事也夫逐一人之言者其罪小禁諸臣之言者其罪大往者嚴嵩及居正猶不敢明立此禁何世臣無忌憚一至此哉乞放學顏植歸里出燿世傑於外屏張鯨使閒居而奪世臣諫職嚴敕司禮張誠等止掌內府禮儀毋干政事天下幸甚

諫久不視朝疏

萬曆十四年

主事 盧洪春 東陽

陛下自九月望後連日免朝前日又詔頭眩體虛暫罷朝講時高太廟遣官恭代且云非敢偷逸恐弗成禮臣愚捧讀驚惶欲涕天禮莫重於祭而疾莫甚於虛陛下春秋鼎盛諸症皆非所宜有不宜有而有之上傷聖母之心下駭臣民之聽而又因以廢祖宗大典臣不知陛下何以自安也抑臣所聞更有異者先二十六日傳旨免朝卽聞人言籍籍謂陛下試馬傷額故引疾自諱果如人言則以一時馳騁之樂而昧周身之防其爲患猶淺倘如聖諭則以目前衽席之娛而忘保身之術其爲患更深若乃爲聖德之累則均焉而已且陛下毋謂身居九重外廷莫知天子起居豈有寂然無聞於人者然莫敢直言以導陛下是將順之意多而愛敬之心薄也陛下平日遇頌諛必多喜遇諫諍必多怒一涉官闈嚴譴立

明臣奏議

卷之七

萬曆十四年

七

八

至孰肯觸諱以蹈不測之禍哉羣臣如是非主上福也願陛下以宗社爲重毋務矯託以滋疑刀制此心慎加防檢勿以深宮燕閒有所恣縱勿以左右近習有所假借傷躬踐行明示天下以章律度則天下萬世將慕義無窮較夫挾數用術文過飾非幾以聾聵天下之耳目者相去何如哉

庶因世延條奏波及言者欲概絕之防人之口甚於防川庶豈不聞斯語哉今天下民窮財殫所在饑饉山陝河南婦子化離僵仆滿道疾苦危急之狀益有鄭俠所不能圖者陛下不得聞且見也邇者雷擊日壇星墜如斗天變示儆於上畿輦之間子弑父僕弑主人情乖離於下庶以爲海內盡無可言已乎夫在廷之臣其爲言官者十僅二三言官不必皆智不爲言官者不必皆愚無論往事卽如邇歲馮保張居正交通亂政其連章保留頌功翊德若陳三謨曾士楚者並出臺垣而請劍引裾杖謫以去者非庶僚則新進書生也果若庶言天下幸無事則可脫有不虞之變陛下何從而知庶復以堂上官禁止司屬爲得計伏覩大明律百工技藝之人若有可言之事直至御前奏聞但有阻遏者斬大明會典及皇祖臥碑亦屢言之白工技藝之人有言尙不敢阻况諸司百執事乎庶言一出志士解體善言日壅主上不得聞其過羣下無所獻其忠禍天下必自庶始陛下必欲重百官越職之禁不若嚴言官失職之罰當言不言坐以負君誤國之罪輕則記過重則褫官科道當遷一昧其章奏多寡爲殿最則言官無不直言庶官無事可言出位之禁無庸太平之效自致矣

明臣奏議

卷之七

萬曆十五年

完

比年天災民困紀綱紊敗吏治混淆陛下深居宮闕臣民呼籲莫聞然羣工進言猶蒙寬貸乃輔臣時行則樹黨自堅忌言益甚不
必明指其失卽意向稍左亦輒中傷或顯斥於當時或徐退於後
日致天下諛佞成風正氣消沮方且內託之乎雅量外託之乎清
明此聖賢所以重似是之防嚴亂德之戒也夫營私之念重則奉
公之意必衰巧詐之機熟則忠誠之節必退自張居正物故張四
維憂去時行卽爲首輔懲前專擅矯以謙退鑿昔嚴苛矯以寬平
非不欲示休休之度養和平之福無如患得患失之心勝而不可
則止之風微貌退讓而心貪競外包容而中岐刻私僞萌生欲貪
彌著夫居正之禍在徇私滅公然其持法任事猶足有補於國今
也改革其美而紹述其私盡去其維天下之心而益巧其欺天下
明臣秦議

卷之七 萬曆

三

之術徒思邀福一身不顧國禍若而人者尙可俾相天下哉

陛下以西事孔棘特召輔臣議戰守而輔臣於召對時乃飾詞欺罔陛下怒賊侵軼則以爲攻抄熟番臨鞏果番地乎陛下責督撫失機則以爲咎在武臣封疆債事督撫果無與乎陛下言欵實難恃則云通貢二十年活生靈百萬西寧之敗蕭州之掠獨非生靈乎是陛下意在戰時行必不欲戰陛下意在絕和時行必欲與和蓋由九邊將帥歲餽金錢漫無成畫寇已殘城堡殺吏民猶謂計得二邊總督梅友松意專媚敵前奏順義謝恩西去矣何又圍我臨鞏後疏盛誇戰績何景古城全軍皆覆甘肅巡撫李廷儀延賊入關不聞奏報反代請贖罪計馬牛布帛不及三十金而殺掠何止萬計欲仍通市臣不知於國法何如也此三人皆時行私黨故政朋奸誤國乃爾

明臣奏議

卷之七

萬曆十八年

三

言官豈盡不肖蓋陛下威福之柄潛爲輔臣所竊故言官向背之情亦爲默移御史丁此呂首發科場欺蔽申時行屬楊巍劾去之御史萬國欽極論封疆欺蔽時行諷同官許國遠諫之一言相侵無不出之於外於是無恥之徒但知自結於執政所得爵祿直以爲執政與之縱他日不保身名而今日固已富貴矣給事中楊文舉奉詔理荒政徵賄巨萬抵杭日宴西湖鬻獄市薦以漁厚利輔臣乃及其報命擢首諫垣給事中胡汝甯攻擊饒伸不過權門鷹犬以其私人猥見任用夫陛下方責言官欺蔽而輔臣欺蔽自如失今不治臣謂陛下可惜者四朝廷以爵祿植善類今直爲私門蔓桃李是爵祿可惜也羣臣風靡罔識廉恥是人才可惜也輔臣不破法與人富貴不見爲恩是法度可惜也陛下御天下二十年

明臣奏議

卷之七

萬曆十八年

三

明史文

前十年之政張居正剛而多欲以羣私人囂然壞之後十年之政時行柔而多欲以羣私人靡然壞之此聖政可惜也乞立斥文舉汝甯誠諭輔臣省愆悔過

諫三王竝封疏 萬曆十五年

吏部員外郎 顧憲成 無錫

皇上因祖訓立嫡之條欲暫令三皇子竝封王以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臣等伏而思之待之一言有大不可者太子天下本豫定太子所以固本是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就見在論是也待將來則非也我朝建儲家法東宮不待嫡元子不竝封廷臣言甚詳皇上概弗省豈皇上創見有加列聖之上乎有天下者稱天子天子之元子稱太子天子繫乎天君與天一體也太子繫乎父子一體也主鬯承祧於是乎在不可得而爵今欲竝封三王元子之封何所繫乎無所係則難乎其爲名有所係則難乎其爲實皇上以爲權宜云耳大權宜者不得已而行之也元子爲太子諸子爲藩王於理順於分稱於情安有何不得已而然乎禍尊鈞大逼所由生皇上以祖訓爲法子孫以皇上爲法皇上不難創其所無後世

明臣奏議

卷之七

萬曆十五年

三

詎難襲其所有自是而社幸皆有嫡可也不然是無東宮也無乃啟萬世之大患乎皇后與皇上共承宗祧期於宗祧得人而已皇上之元子諸子卽皇后之元子諸子恭妃皇貴妃不得而私之統於尊也豈必如輔臣王錫爵之請嫡拜皇后爲母而後稱子哉況始者奉旨少待二三年而已俄改二十年又改於二十一年然猶可以歲月期也今日待嫡是未可以歲月期也命方布而忽更意屢遷而愈緩自竝封命下叩閭上封事者不可勝數至里巷小民亦聚族而竊議是孰使之然哉人心之公也而皇上猶責輔臣以擔當錫爵夙夜趨召乃排羣議而順上旨豈所謂擔當必積誠感悟納皇上於無過之地乃眞擔當耳不然皇上且不能如天下何而况錫爵哉皇上神明天縱非溺愛狎昵之比而不諒者見影而疑形聞響而疑聲卽臣等亦有不能爲皇上解者皇上盛德大業

比隆三五而乃來此意外之紛紛不亦惜乎伏乞令皇元子早正
儲位皇第三子皇第五子各就王爵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兄弟弟
弟宗廟之福社稷之慶悉在是矣

明臣奏議

卷之七

萬曆十五年

三

二十一

昨俞旨下輔臣令輔臣總政夫朝廷之政輔臣安得總之內閣代言擬旨本顧問之遺遇有章奏閣臣宜各擬一旨今一出時行專斷皇上斷者十一時行斷者十九皇上斷謂之聖旨時行斷亦謂之聖旨惟嫌怨所在則以出自聖斷爲言罪何可勝誅所當論者一評事徂于仁進四藥之箴陛下欲見之施行輔臣力勸留中既有言及輔臣之章亦盡留中不下道吾君以遂非文過如此復安望其盡忠補過耶所當論者二科場弊竇汙人齒頰而敢擬原無私弊之旨以欺吾君臣請執政子弟有中式而被人指摘者除名改廕又與見從仕籍者暫還里居俟父致政乃議進止毋令犬馬報主之心不勝其牛馬子孫之計所當論者三大臣以身殉國安復有家乃以遠臣爲近臣府庫又合遠近之臣爲內閣府庫開門明臣奏議

卷之七

萬曆十八年

三

108

受賂自執政始而歲歲申饒遺之禁何爲哉所當論者四墨敕斜封前代所患密啟言事先臣弗爲今閣臣或有救援之舉或有密勿之謀類具揭帖以進雖格言正論讜議忠謀已類斜封密啟之爲非有公聽竝觀之正况所言公當與天下公言之所言私忠臣不私奈何按中書之故事啟留中之弊端昭恩怨之所由示威福之自己所當論者五我國家做古爲治部院卽分職之六卿內閣卽論道之三公未聞三公可盡攬六卿之權歸一人掌握而六卿又頽首屏氣唯唯聽命於三公必爲請教而後行也所當論者六三公職在論道師道之教訓今講幄經年不御是何師也傅傳之德義今外帑匱乏私藏充盈不能一爲救正是何傅也保保其身體今聖躬常年靜攝尙以多疾爲辭是何保也其兼銜必曰太子之師傅保而冊立皇元子之儀至今又復改遲臣不知其所兼者

何職矣所當論者七翰林一途謂之儲相累資躋級循列卿位以謂必得遂使國家命相之大任僅爲閣臣援引之私物庸者習軟熟結納之態黠者恣憑陵侵奪之謀外推內引璫閣表裡始進不正安望其終故自來內閣之臣一據其位遠者二十年近者十年不敗不止嵩之鑿不遠而居正蹈之居正之鑿不遠而時行又蹈之繼其後者庸碌罷駑或甚於時行褊隘執拘又復爲居正若非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選舉相道終未可言所當論者入先民詢芻蕘之言明王設誑謗之木今大臣懼人攻已而欲鉗天下之口不日之爲奸爲邪爲浮薄必詈之爲讒爲謗爲小人目前之耳目可塗身後之是非難罔所當論者九君臣之分等於天地今上名之曰總政已亦居之曰總政以其身居於寵利之極耐彈忍辱必老死於位而後已古所謂元臣大臣乃如是其不知進退存亡者耶

明臣奏議

卷之七

萬曆十八年

三

八

大臣旣無難進易退之節天下安有頑廉懦立之風舉一世之心風俗糜爛於乞播登壟之坑滔滔而莫之止是故陛下之治前數年不勝其操切慘刻而勢焰燦人後數年不勝其姑息委靡而賢愚共貫前之政自居正總今之政自時行總而皆不自朝廷總故也所當論者十然君道莫先論相而取人亦在君身願陛下勿以國本爲兒戲昔孔子以九經告君而先之修身勸賢大抵讒夫女謁貨利之交一有惑溺則內之心志決不清明外之身體決不強固矧以艷處之褒姒而爲善譖之驪姬狐媚旣以蠱其心鹿臺又復移其志陛下之方寸臣知其不能自持者多矣抑何以貴德尊士而修身取人哉

陛下所以遲遲建儲者謂欲效皇祖世宗之爲耳然皇祖中年嘗立莊敬爲太子封皇考爲裕王非終不立太子也矧今日事體又迥然不同皇貴妃寵過皇后其處心積慮無一日而不萌奪嫡之心無一日而不思爲援立其子之計此世宗時所無也凡子必依於母皇元子之母壓於皇貴妃之下陛下曰長幼有序皇貴妃曰貴賤有等倘一日遂其奪嫡之心不審陛下何以處此此世宗時所無也景王受封止皇考一人在京今則章服不別名分不正弟旣憑母之寵而朝夕近侍母又覲子之立而日夜樹功此世宗時所無也傳聞陛下先曾失言於皇貴妃皇貴妃執此爲信及今不斷盡惑日深剛斷日餒事體日難此世宗時所無也前者有旨不許諸司激擾愈致遲延非陛下預設機穽以禦天下言者乎使屆期無一人言及則佯爲不知以冀其遲延有一人言及則禦之曰此來激擾我也改遲一年明年又一人言及則又曰此又來激擾我也又改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而後已庶幾依違遷就以全其祗席昵愛之私而曾不顧國本從此動搖天下從此危亂臣以爲陛下之禦人至巧而爲謀則甚拙也此等機智不可以罔匹夫匹婦顧欲以欺天下萬世耶

明臣奏議

卷之七

萬曆十八年

三

八口八

諫三王并封疏 萬曆十八年

諫中于孔兼金壇
員外陳泰來

立嫡之訓自古有之然歷考祖宗以來未有虛東宮之位以候嫡
子者昔陛下東宮正位年甫六歲仁聖皇太后方在盛年先皇帝
曾不少待陛下豈不省記乎地逼則嫌生禮殊則分定願收還新
諭建儲封王一時竝舉宗社幸甚且陛下堅持待嫡之說既疑羣
臣謗訕又謂朝綱倒持遂欲坐諫者以無禮於君之罪夫謂元子
當立不容緩者君子也此有禮於君者王如堅諸人是也謂竝封
可行逢上意者小人也此無禮於君者許夢熊一人是也今欲以
無禮之罪而加之有禮於其君者何以服人心昭國法臣又惟巫
蠱之謗啟於堯母承乾之誅成於偏愛自古亂臣未有不窺人君
之隙而逢迎以遂其奸者始錫爵之兩諭竝擬其負國誤君大矣
旣不能轉移君心決計於初乃以杜門求去爲計夫前無失策一
明臣奏議

卷之七

萬曆十八年

三

川又八

去可以成名失而後爭爭而不得雖去不足塞責矣人謂錫爵言
無不盡特苦陛下聽斷之不行臣則云陛下悔心已萌特憂錫爵
感孚之未至若姑云徐徐坐視君父之過舉錫爵縱不爲宗社計
獨不爲身名計乎

臣嘗四更京察其在丁丑張居正以奪情故用御史朱連謀借星變計吏箝制眾口署部事方逢時考功郎中劉世亨依違其間如蔡文範習孔教輩竝掛察籍不爲眾所服辛巳居正威福已成王國光唯諾惟謹考功郎中孫惟清與吏科秦耀謀盡錮建言諸臣吳中行等今輔臣趙志皋張位撫臣趙世卿亦掛名南北京察公論寃之丁亥御史王國力折給事中楊廷相同官馬允登之邪議而尚書楊魏素性模稜考功郎徐一價立調停之畫涇渭失辯亦爲時議所譏獨今春之役旁咨博採覈實稱情邪詔盡屏貪墨必汰乃至鑷割涓陽之情南星忍秦晉之好公正無踰此者元輔錫爵兼程赴召人或疑其欲干計典今其親故皆不能庇欲甘心南星久矣故道隆章上而專權結黨之旨旋下夫以吏部議留一二

明臣奏議

卷之七

萬曆

三

庶僚爲結黨則兩都大僚被拾遺者二十有二人而閣臣議留者六詹事劉虞夔以錫爵門生而留獨可謂之非黨耶且部權歸閣自高拱兼攝以來已非一日尙書自張瀚嚴清而外選郎自孫鑣陳有年而外莫不奔走承命其流及於楊巍至劉希孟謝廷宋而掃地盡矣尙書宋纒稍欲振之卒爲故輔申時行齟齬以死尙書陸光祖文選郎王教考功郎鄒觀光矢志澄清輔臣王家屏虛懷以聽銓叙漸清乃時行身雖還里機伏垣墻授意內璫張誠田議及言路私人教觀光遂不久斥逐今祖其故智借拾遺以激聖怒是內璫與閣臣表裏箝勒部臣而陛下木之察也

論申時行疏

萬曆十八年

給事 羅大紘

吉水

臣奉職無狀謹席藁以待獨念時行受國厚恩乃內外二心藏奸蓄禍誤國賣友罪何可勝言夫時行身雖在告凡翰林遷改之奏皆儼然首列其名何獨於建儲一事深避如此縱陛下赫然震怒加國等以不測之威時行亦當與分過况陛下未嘗怒而乃沮塞睿聰搖動國本苟自獻其乞憐之術而遏主上悔悟之萌此臣之所大恨也假令國等得請將行慶典而恩澤加焉時行亦辭之乎蓋其私心妄意陛下在所牽繫故陽附廷臣請立之議而陰綏其事以爲自交宮掖之謀使請之而得則明居羽翼之功不得則別爲集苑之計其操此術以愚一世久矣不圖今日乃發露之也

明臣奏議

卷之七

萬曆十八年

七

川

論國本疏

萬曆十八年

給事中 孟養浩 咸甯

人臣卽至狂悖未有敢於侮君者陛下豈真以其侮而罪之耶獻
可甫躋禮垣驟議鉅典一字之誤本屬無心乃遽蒙顯斥臣愚以
爲有五不可元子天下本豫教之請實爲宗社計陛下不惟不聽
且從而罪之是坐忍元子失學而敝帚宗社也不可者一長幼定
序明旨森嚴天下臣民旣曉然諒陛下之無他矣然豫教冊立本
非兩事今日旣遲回於豫教安知來歲不游移於冊立是重啟天
下之疑不可者二父子之恩根於天性豫教之請有益元子明甚
而陛下罪之非所以示慈愛不可者三古者引裾折檻之事中主
能容之陛下量侔天地奈何言及宗社大計反震怒而摧折之天
下萬世謂陛下何如主不可者四獻可等所論非二三言官之私
言實天下臣民之公言也今加罪獻可等所罪者一人而實失天
明臣奏議

卷之七

萬曆十八年

學

下之人心不可者五祈陛下收還成命亟行豫教

臣備官歲餘僅朝見陛下者三此外惟聞聖體違和一切傳免郊祀廟高遣官代行政事不親講筵久輟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聞嗜酒則腐腸戀色則伐性貪財則喪志尚氣則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觴酌是耽卜晝不足繼以長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寵十俊以啟倖門溺鄭如靡言不聽忠謀擯斥儲位久虛此其病在戀色也傳索帑金括取幣帛甚且掠問宦官有獻則已無則譴怒李沂之瘡痍未平而張鯨之貲賄復入此其病在貪財也今日榜宮女明日扶中官罪狀未明立斃杖下又宿怨藏怒於直臣如范雎姜應麟孫如法輩皆一誅不申賜環無日此其病在尚氣也四者之病膠繞身心豈藥石所可治今陛下春秋鼎盛猶經年不朝過此以往更當何如孟軻有取於法家拂士今鄒元標其人

明臣奏議

卷之七

萬曆十七年

聖

101

人也陛下棄而置之臣有以其故矣元標入朝必首言聖躬次及左右是以明知其賢忌而弗用獨不思直臣不利於陛下不便於左右深有利於宗社哉陛下之溺此四者不曰操生殺之權人畏之而不敢言則曰居濠密之地人莫知而不能言不知鼓鑪於宮聲聞於外幽獨之中指視所集且保祿全軀之士可以威權懼之若懷忠守義者卽鼎鑕何避焉臣今敢以四箴獻若陛下肯用臣言卽立誅臣身臣雖死猶生也惟陛下垂察酒箴曰耽彼藟藟昕夕不輟心志內懣威儀外缺神禹疏狄夏治興隆進藥陛下聽醋勿崇色箴曰艷彼妖姬寢興在側啟寵納侮爭妍誤國成湯不邇言有遐晷進藥陛下內嬖勿厚財箴曰競彼錐鏹錙銖必盡公帑稱盈私家懸磬武散鹿臺八百歸心隋煬剝利天命難謀進藥陛下貨賄勿侵氣箴曰逞彼忿怒忿怒恣睢任情法尙操切政盪公平

虞舜温恭和以致祥秦皇暴戾羣怨孔彰進藥陛下舊怨勿藏

明臣奏議

卷之七 萬曆十七年

四

文



劾申時行疏

萬曆十八年

司業 劉應秋 古本

陛下召對輔臣諮以邊事時行不能抒誠謀國專事蒙蔽賊大舉入犯既掠洮岷直迫臨鞏覆軍殺將頻至喪敗而時行猶曰掠番曰聲言入寇豈洮河以內盡皆番地乎輔臣者天子所與託腹心者也輔臣先蒙蔽何責庶僚故近日敵情有按臣疏而督撫不以聞者有督撫聞而樞臣不以奏者彼習見執政大臣喜聞捷而惡言敗故內外相蒙恬不爲怪欺蔽之端自輔臣始夫士風高下關乎氣運說者謂嘉靖至今士風三變一變於嚴嵩之黷賄士風化爲貪再變於張居正之專擅而士競於險至於今外逃貪黷之名而頑夫債帥多出門下陽避專擅之迹而芒刃斧斤倒持手中威福之權潛移其向愛憎之的明示之趨欲天下無靡不可得也

明臣奏議

卷之七

萬曆十八年

四

漢汲黯有言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宜令從史承意陷主於不義

大學王家屏

平每感斯言惕然內愧頃年以來九閭重閉宴安懷毒郊廟不饗
堂陛不交天災物怪罔徹宸聰國計民生莫關聖慮臣備員輔弼
曠職繇官久當退避迺今數月間請朝講請廟饗請元旦受賀請
大計臨朝悉寢不報臣犬馬微誠不克感回天意已可見矣至豫
教皇儲自宜早計奈何厭聞直言概加貶謫臣誠不忍明主蒙咄
諫之名熙朝有橫施之罰故冒死屢陳若依違保祿泆忍苟容汲
黯所謂陷主不義者臣死不敢出此願賜骸骨還田里

明臣奏議

卷之七

萬曆二十一年

五

名非臣所敢棄，願臣所希者，陛下為堯舜之主，臣為堯舜之臣，則名垂千載，沒有餘榮。若徒犯顏觸忌，抗爭僨事，被譴罷歸，何名之有？必不希名，將使臣身處高官，家高厚祿，士愆莫正，政亂莫匡，可謂不希名之臣矣。國家奚賴焉？更使臣棄名，不顧逢迎為悅，阿諛取容，許敬宗、李林甫之姦佞，無不可為。九廟神靈，必陰殛臣，豈特得罪於李獻可諸臣已哉。

明臣奏議

卷之七

萬恩

梁

一



明臣奏議卷之八

綿州 孫桐生 小峯甫編輯

受業 林懋森 仲升甫校刊

御史馬經綸 通州

諫逐言官疏

萬曆

頃屢奉嚴旨斥逐南北言官臣幸蒙恩罰俸供職今日乃臣諫誨之日矣陛下數年以來深居靜攝君臣道否中外俱抱隱憂所恃言路諸臣明目張膽爲國家裁辨邪正指斥奸雄雖廟堂處分未必盡協輿論而搢紳公議頗足維持世風此高廟神靈實鑒祐之所資臺省耳目之用大矣陛下爲何一旦自塗其耳目邪夫以兵部考察之故而罪兵科是已乃因而蔓及於他給事又波連於諸御史去者不明署其應得之罪留者不明署其姑恕之由雖聖意淵微未易窺測而道路傳說噴有煩言陛下年來厭苦言官動輒

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曆

一

8811

罪以瀆擾今忽變而以箝口罪之夫以無言罪言官言官何辭臣竊觀陛下所爲罪言官者猶淺之乎罪言官也乃言官今日之箝口不言者有五大罪焉陛下不郊天有年矣曾不能援故典排闥以諍是陷陛下之不敬天者罪一陛下不高祖有年矣曾不能開至誠牽裾以諍是陷陛下之不敬祖者罪二陛下轍朝不御停講不舉言官言之而不能卒復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勤政罪三陛下去邪不決任賢不篤言官言之而不能強得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用人罪四陛下好貨成癖御下少恩肘腋之間叢怨蓄變言官俱慮之而卒不能批鱗諫止是陷陛下甘棄初政而弗獲克終罪五言官負此大罪陛下肯奮然勵精而以五罪罪之豈不當哉奈何責之箝口不言者不於此而於彼也日者廷臣交章論救不惟不肯還職而且落職爲民夫諸臣本出章奏今還初

服亦復何憾。獨念朝廷之過舉不可遂，大臣之忠懇不可拂。陛下不聽閹疏之救，改降級而爲雜職，則輔臣何顏？是自離其心腹也。不聽部疏之救，改雜職而爲編氓，則九卿何顏？是自戕其股肱也。夫君臣一體，元首雖明，亦賴股肱腹心耳目之用。今乃自塞其耳目，自離其心腹，自戕其股肱，陛下將誰與共理天下事乎？夫人君受命於天，與人臣受命於君，一也。言官本無大罪，一旦震怒，罪以失職，無一敢抗命者。既大失人心，必上拂天意，萬一上天震怒，以陛下之不郊不禘不朝不講，不惜才不賤貨，咎失人君之職，而赫然降非常之災，不知陛下爾時能抗天命否乎？臣不能抗君，君不能抗天，此理明甚。陛下獨不思自爲社稷計乎？

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曆

二

川名

陛下怒言官緘默斥逐三十餘人臣等不勝悚懼今御史經綸慷慨陳言竊意必溫旨褒嘉顧亦從貶斥是以諫言罪邪抑以不言罪邪臣等不能解也前所罪者既以不言之故今所罪者又以敢言之故令臣等安所適從哉陛下誠以不言爲溺職則臣等不難進憂危之苦詞誠以直言爲忤旨則臣等不難効喑默之成習但恐廟堂之上率諂佞取容非君上之福也臣等富貴榮辱之念豈與人殊然甯爲此不爲彼者毋亦沐二百餘年養士之恩不負君父且不負此生耳陛下奈何深怒痛疾而折辱至是哉

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曆

三

川一

去歲兩宮災詔示天下略無禹湯罪己之誠文景蠲租之惠臣已知天心之未厭矣比大工肇興伐木權稅採石運甓遠者萬里近者亦數百里小民竭膏血不足供費絕筋骨不足任勞鬻妻子不能償貸加以旱魃爲災野無青草人情胥怨所在如讐而天不悔禍三殿復災五行志曰君不修道厥災燒宮陛下試自省晝之爲夜之息思在道乎不在道乎凡敬天法祖親賢遠奸寡欲保身賤貨慎德俱謂之道反是非道矣陛下比年以來簡禋祀罷朝講乘股肱閔耳目斷地脈忽天象君臣有數載之隔堂陛若萬里而遙陛下深居靜攝所爲祈天永命者何狀卽外廷有不知上天甯不見邪今日之災其應以類天若曰皇之不極於誰會歸何以門爲朝儀久曠於誰稟仰何以殿爲元宰素餐有污政地何以閣爲其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曆

四

八日入

所以示警戒勸更新者至深切矣尙可因循玩愒重怒上帝哉臣聞五行之性忌積喜賜積者災之伏也請冒死而言積之狀皇長子冠婚冊立久未舉行是曰積典大小臣僚以職事請強半不報是曰積牘外之司府有官無人是曰積缺罪斥諸臣概不錄叙是曰積才聞外有揚帆之醜中原起揭竿之徒是曰積寇守邊治河諸臣虛詞罔上恬不爲怪是曰積玩諸所爲積陛下不能以明斷決元輔趙志皋不能以去就爭天變隨之臺髮不爽陛下何不召九卿臺諫面議得失見兔顧犬未爲晚也若必專任志皋處堂相安小之贖政事而羞士類大之叢民怨而益天怒天下大計奈何以此匪人當之此不可令關曰諸首聞也

陛下寵幸貴妃，宴逸無度，恣行威怒，鞭笞羣下，官人奄豎，無辜死者千人，夫人懷必死之心，而使處肘腋，房闈間，倘因利乘便，甘心一逞，可不寒心。田義本一奸豎，陛下寵信不疑，邇者奏牘，或下或留，推舉或用或否，道路籍籍，咸謂義簸弄其間，蓋義以陛下爲城社，而外廷之檢邪，又以義爲城社，黨合謀連，其禍難量。且陛下一惑於嬖倖，而數年以來，問安視膳，郊廟朝講，一切不行，至邊烽四起，禍亂成形，猶不足以動憂危之情，奪晏安之習，是君身之不修，未有甚於今日者矣。夫宮庭震驚，而陛下若罔聞，何以解兩宮之憂，深拱禁中，開竇緣之隙，致邪孽侵權，而陛下未察其奸，何以杜旁落之漸。萬國欽叢，未嘗忤主，而終於禁錮，何以勵骨鯁之臣。上下隔越，國議軍機，無由參斷，而陛下稱旨下，令終不出閨闈之間。

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曆二十年

五

何以盡大臣之謀，忠良多擯，邪佞得名，何以作羣臣之氣，遠近之民，皆疑至尊，日求般樂，不顧百姓塗炭，何以繫天下之心。

劾王錫爵疏 萬曆二十年

吏科給 遂中立 聊城
事中

諸臣率好修士使踰伏田野誠可惜也陛下怒言者則曰出朕獨斷輔臣王錫爵亦曰至尊親裁臣謂所斥者非正人也則斷自宸衷固陛下去邪之明即擬自輔臣亦大臣爲國之正若所斥者果正人也出於輔臣之調旨而有心斥逐者爲妬賢卽出於至尊之親裁而不能匡救者爲竊位大臣以人事君之道當如是乎陛下欲安輔臣則罷言者不知言者罷輔臣益不自安

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曆二十年

六

一六一

往奉聖諭許二十一年冊立廷臣莫不延頸企踵今忽改而爲分封是向者大號之頒徒戲言也何以示天下聖諭謂立嗣以嫡是已但元子旣長欲少遲冊立以待中宮正嫡之生則祖宗以來實無此制考英宗之立以宣德三年憲宗之立以正統十四年孝宗之立以成化十一年少者止一二齡多亦不過五六齡耳維時中宮正位嫡嗣皆虛而祖宗會不少待卽陛下冊立亦在先帝二年之春近事不遠何不取而證之且聖人爲政必先正名今分封之典三王竝舉冠服宮室混而無別車馬儀仗雜而無章府寮庶家淆而無辨名旣不正弊實滋多且令中宮苟耀前星則元子退就藩服嫡庶分定何嫌何疑今預計將來坐格成命是欲愚天下而實以天下爲戲也夫人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陛下雖有竝封之意猶不遽行必以手詔咨大學士王錫爵錫爵縱不能如李沆引燭之焚亦當爲李泌造膝披陳轉移聖心而後已如其不然王家屏之高蹤自在陛下優禮輔臣必無韓瑗來濟之辱也奈何喋無一語若胥吏之承行惟恐或後彼楊素李勣千古罪人其初心豈不知有公論惟是患得患失之心勝遂至不能自持耳

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曆二十一年

七

近年以來正直之臣不安於位趙南星孟化鯉爲選郎秉公持正乃次第屏黜趙用賢節概震天下止以吳鎮豎子一疏而歸使應宿材得窺意指交章攻擊至如孫鑑之清修公正李世達之練達剛明李禎之孤介廉方竝朝廷儀表鑑世達先後去國禎亦堅懷去志天下共惜諸臣不用而疑閣臣媚嫉不使竟其用也高攀龍一疏正直和平此陛下忠臣亦輔臣諍友至如應宿辨疏塗面喪心無復人理明旨下部科勘議未嘗不是攀龍非應宿及奉處分之詔則應宿僅從薄謫攀龍反竄炎荒輔臣誤國不忠無甚於此乃動輒自文諉之宸斷坐視君父過舉彌違補袞之謂何苟俟降斥之後陽爲申救以愚天下耳目而天下早已知其肺腑矣吳宏濟辨別君子小人較若蒼素乃與攀龍相繼得罪臣之所惜不爲

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曆二十一年

八

川七一

二臣正恐君子皆退小人皆進誰爲受其禍者乞陛下立斥應宿材爲小人媚竈之戒復攀龍弘濟官以獎忠良并嚴諭閣臣王錫爵無挾私植黨仇視正人則相業光而聖德亦光矣

謹按十四年正月聖諭元子幼小冊立事俟二三年舉行是明言長子之爲元子也又十八年正月詔旨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是明示倫次之不可易也已而十九年八月奉旨冊立之事改於二十一年舉行此則陛下雖怒羣臣激聒輒更定期未嘗遽寢冊立之事乃今已屆期忽傳竝封爲王以待嫡嗣臣始而疑旣而駭陛下言猶在耳豈忘之耶曩者謂二三年舉行已遲至二十年矣二十年舉行又改至二十一年矣今二十一年修改爲竝封是陛下前此灼然之命尙不自堅今日羣臣將何所取信夫立嫡之條祖訓爲廢嫡者戒也今日有嫡可廢乎且陛下欲待正嫡意非眞待也古王者後宮無偏愛故適后多後嗣後世愛有所專則天地之交不常泰欲後嗣之繁難矣我祖宗以來中官誕生者有幾國

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曆二十一年

九

本早定惟元子是屬或二三齡而立或五六齡而立卽陛下春宮受冊時止六齡耳甯有待嫡之議與潞王竝封之詔哉今皇長子且十二齡矣聞皇后撫育無間已出元子早定一日卽早慰中宮一日之心后素賢明何有舍當前之冢嗣而覬幸不可知之數耶宮闈之內衽席之間左右近習之輩未必不以他意窺陛下卽如昨歲冊立之旨方待舉行而宗室中已有竝封之疏安知非機事外洩彼得量朝廷之淺深夫別名號辨嫌疑禮之善經也元子與衆子其間冠服之制鹵簿之節恩寵之數接見之儀迥然不齊矣一日竝封而同號則有竝大之嫌逼長之患執狐疑而來讒賊幾微之際不可不慎苟謂渙命新頒難於遽改則數年已定之明旨尙可移易今論言初發何不可中止也

環遼皆敵也迤北土蠻種類多不可數近邊東邊海西皆與遼地
頂背相望竝牆圍獵則刁斗聲相聞蓋肘腋憂也自那卜被勦數
年東陲無事去年把兔伯言戰死炒花花大一敗塗地今伯言子
宰賽受罰入市廣甯遼瀋開鐵間警報漸希所未馴伏者惟小歹
青與長昂耳小歹青素兇狡雄長諸部西助長昂東助炒花大舉
動以數萬小竊則飛騎出沒錦義間自周之望柏朝翠戰歿無敢
以一矢加遺凌河上下方數百里野多暴骨民無甯宇遠慮者每
以河西不保爲虞今乃叩關求市臣遍詢將領及彼地居民僉言
木市開有五利河西無木皆在邊外叛亂以來仰給河東以邊警
又不時至故河西木貴於玉市通則材木不可勝用利一所疑於
歹青者無信耳彼重市爲生路當市時必不行掠卽今年市而明
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曆二十二年

一

大日川

年掠我已收今年不掠之利矣利二遼東馬市成祖所開無他賞
本聽商民與交易木市與馬市等有利於民不費於官利三大舉
之害酷而希零竊之害輕而數小歹青不掠錦義零竊少矣又西
不助長昂東不助炒花則敵勢漸分卽甯前廣甯患亦漸減且大
舉先報又得預爲備利四零竊旣希邊人益得修備利五

近日之災前古未有自非君臣交微痛革做政恐虛文相謾大禍必至臣請陛下躬謁郊廟以謝嚴譴立御便殿以通物情早建國本以繫人心停銀礦皇店之役杜四海亂階減宦官宮妾之刑墜蕭牆隱禍然此皆應天實事猶非應天實心也罪己不如正己格事不如格心陛下平日成心有四一日好逸朝高倦於躬臨章奏倦於省覽古帝王乾健不息似不如此一日好疑疑及近侍則左右莫必其生疑及外庭則寮案不安於位究且謀以疑敗好以疑奪古帝王至誠馭物似不如此一日好勝奮厲威嚴以震羣工喜諂而惡鯁直厭封駁而樂順從古帝王子違汝弼似不如此一日好貨以聚斂爲奉公以投獻爲盡節古帝王四海爲家似不如此願陛下戒此四者亟圖更張庶天意可回國祚可保

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曆二十四年

上

川人

竊見元且以來天氣昏黃日光黯淡占者以爲亂徵今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勢未動天下之人亂心已萌而亂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亂機使之動助亂人使之倡者也臣敢以救時要務爲陛下陳之自古幸亂之民有四一曰無聊之民飽溫無由身家俱困因懷逞亂之心冀緩須臾之死二曰無行之民氣高性悍玩法輕生居常愛玉帛子女而不得及有變則淫掠是圖三曰邪說之民白蓮結社徧及四方教主傳頭所在成聚倘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四曰不軌之民乘釁蹈機妄思雄長惟冀目前有變不樂天下大平陛下約已愛人損下益上則四民皆赤子否則悉爲寇讐今天下之蒼生貧困可知矣自萬曆十年以來無歲不災催科如故臣久爲外吏見陛下赤子凍骨無兼衣饑腸不再食垣舍弗

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曆二十五年

三

蔽苦藁未完流移日眾棄地很多留者輸去者之糧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門萬里孰能仰詠今國家之財用耗竭可知矣數年以來壽宮之費幾百萬織造之費幾百萬甯夏之變幾百萬黃河之潰幾百萬今大工採木費又各幾百萬矣土不加廣民不多加非有兩菽湧金安能爲計今國家之防禦疎略可知矣三大營之兵以衛京師也乃馬半羸敝人半老弱九邊之兵以禦外寇也皆勇於披上怯於臨戎外衛之兵以備征調資守禦也伍缺於役占家累於需求皮骨僅存折衝奚賴設有千騎橫行兵不足用必選民丁以怨民鬪怨民誰與合戰人心者國家之命脈也今日之人心惟望陛下收之而已關隴氣寒土薄民生實艱自造花絨比戶困趣逼提花染色日夜無休千手經年不成一匹他若山西之絀蘇松之錦綺歲額旣盈加造不已至饒州磁器西域回青不急之須徒

累小民敲骨陛下誠一切停罷而江南陝西之人心收矣以採木
言之丈八之圍非百年之物深山窮谷蛇虎雜居毒霧常多人烟
絕少寒暑饑渴瘴癘死者無論矣乃一木初臥千夫難移倘遇阻
艱必成傷殞蜀民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至若海木
官價雖一株千兩比來都下爲費何止萬金臣見楚蜀之人談及
採木莫不哽咽苟損其數增其直多其歲月減其尺寸而川貴湖
廣之人心收矣以採礦言之南陽諸府比歲饑荒生氣方蘇菜色
未變自責報殷戶而半已驚逃自供應礦夫工食官兵口糧而多
至累死自都御史李盛春嚴旨切責而撫按畏罪不敢言今礦沙
無利責民納銀而奸人仲春復爲攘奪侵漁之計朝廷得一金郡
縣費千倍誠敕戒使者毋散沙責銀有侵奪小民若仲春者誅無
赦而四方之人心收矣官店租銀收解自趙承勛造四千之說而

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曆二十五年

三

皇店開自朝廷有內宮之遣而事權重夫市井之地貧民求升合
絲毫以活身家者也陛下言萬方之富何賴於彼且馮保入店爲
屋幾何而歲有四千金之課課旣四千徵收何止數倍不奪市民
將安取之今豪家遣僕設肆居民尙受其殃况特遣中貴賜之敕
書以壓邸之威行竭澤之計民困豈顧問哉陛下撤還內臣責有
司輸課而畿甸之人心收矣天下宗室皆九廟子孫王守仁王錦
襲益世神奸籍隔數千里而冒認王弼子孫事隔三百年而妄稱
受寄財產中間僞造絲綸假傳詔旨明欺聖主暗陷親王有如楚
王街恨自殺陛下何辭以謝高皇帝在天之靈乎此兩賊者罪應
誅殛乃止令回籍臣恐萬姓驚疑誠急斬二賊以謝楚王而天下
宗藩之心收矣崇信伯費甲金之貧十廂珠寶之誣皆通國所知
也始誤於科道之風聞嚴追猶未爲過今眞知其枉又加禁錮實

書無辜請還甲金革去之祿復五城厥衛降斥之官而勳戚之人
心收矣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其輕其重太祖既定爲律列聖又
增爲例如輕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則例不得爲一定法臣待罪刑
部三年矣每見詔獄一下持平者多拂上意從重者皆當聖心如
往年陳恕王正甄常照等獄臣等欺天罔人已自廢法陛下猶以
爲輕俱加大辟然則律例又安用乎誠俯從司寇之平勉就祖宗
之法而固圉之人心收矣自古聖明之君豈樂誹謗之語然而務
求言賞諫者知天下存亡係言路通塞也比來驅逐既多選補皆
罷天閭邃密法座崇嚴若不廣達四聰何由明照萬里今陛下所
聞皆眾人之所敢言也其不敢言者陛下不得聞矣一人孤立萬
乘之上舉朝無犯顏逆耳之人快在一時憂貽他日陛下誠釋曹
學程之繫還吳文粹等官凡建言得罪者悉分別召用而士大夫

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曆二十五年

古

之心收矣朝鮮密邇東陲近吾肘腋平壤西鄰鴨綠晉州直對登
萊倘倭夷取而有之籍眾爲兵就地資食進則斷我漕運退則窺
我遼東不及一年京城坐困此國家大憂也乃彼諸兵而二三其
說許兵而延緩其期力窮勢屈不折入爲倭不止陛下誠早決大
計并力東征而屬國之人心收矣四方輸解之物營辦既苦轉運
尤艱及入內庫率至朽爛萬姓脂膏化爲塵土倘歲一稽核苦窳
者嚴監收之刑朽腐者重典守之罪一整頓間而一年可備三年
之用歲省不下百萬而輸解之人心收矣自抄沒法重株連數多
坐以轉寄則竝籍家資誣以多賊則互連親識宅一封而雞犬大
半餓死人一出則親戚不敢藏留加以官吏法嚴兵番搜苦少年
婦女亦令解衣臣曾見之掩目酸鼻此豈盡正犯之家重罪之人
哉一字相牽百口難解奸人又乘機恐嚇挾取資財不足不止半

年之內擾徧京師陛下知之否乎願慎抄沒之舉釋無辜之繫而都下之人心收矣列聖在御之時豈少宦官宮妾然死於筆楚者未之多聞也陛下數年以來疑深怒盛廣庭之中狼藉血肉宮禁之內慘戚啼號厲氣冤魂乃聚福祥之地今環門守戶之眾皆傷心側目之人外表忠勤中藏險毒既朝暮不能自保卽九死何愛一身陛下臥榻之側同心者幾人暮夜之際防患者幾人臣竊憂之願少霽威嚴慎用鞭朴而左右之人心收矣祖宗以來有一日三朝者有一日一朝者陛下不視朝久人心懈弛已極奸邪窺伺已深守衛官軍祇應故事今乾清修造逼近御前軍夫往來誰識面貌萬一不測何以應之臣望發宮鑰於質明放軍夫於日昃白非軍國急務慎無昏夜傳宣章奏不答先朝未有至於今日強半留中設令有國家大事邀截實封揚言於外曰留中矣人知之乎

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曆二十五年

五

願自今章疏未及批答者曰於御前發一紙下會極門轉付諸司照察庶君臣雖不面談而上下猶無欺蔽臣觀陛下昔時勵精爲治今當春秋鼎盛曾無夙夜憂勤之意惟孜孜以患貧爲事不知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君欲富則天下貧天下貧而君豈獨富今民生憔悴極矣乃採辦日增誅求益廣斂萬姓之怨於一言結九重之讐於四海臣竊痛之使六合一家千年如故卽宮中虛無所有誰忍使陛下獨貧今禁城之內不樂有君天下之民不樂有生怨讟愁歎難堪入聽陛下聞之必有食不能咽寢不能安者矣臣老且衰恐不得復見太平籲天叩地齋宿七日敬獻憂危之誠惟陛下密行臣言翻然若出聖心警悟者則人心自悅天意自回苟不然者陛下他日雖悔將何及耶

本朝外戚不得與政事冊立大典非國泰所宜言况先冊立後冠婚其儀仗冠服之制祝醮敕戒之辭陞降坐立之位朝賀拜舞之節因名制分因分制禮甚嚴且辨一失其序名分大乖違累朝祖制背皇上明綸犯天下清議皆此言也冊立之事理不可緩初謂小臣激聒故遲之後羣臣勿言則曰待嫡及中宮久無所出則曰皇長子體弱須其強今又待兩宮落成矣自三殿災朝廷大政令率御文華殿三禮之行在殿不在宮頃歲趣辦珠寶戶部所進視陛下大婚數倍之遠近疑陛下借珠寶之未備以遲典禮且詔旨採辦珠寶額二千四百萬而天下賦稅之額乃止四百萬卽不充國用不給邊需猶當六年乃足必待取盈而後舉大禮幾無時矣考昔年太祖成祖仁宗卽位初卽建儲貳宣宗英宗冊爲皇太子

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曆二十六年

六

立者

時止二歲憲宗孝宗止六歲陛下亦以六歲未聞年十九而不冊

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財賄而不使小民膏升斗之需欲錦祚萬年而不使小民適朝夕之樂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於斯而可幸無亂者今關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則在溺志貨財臣請渙發德音罷除天下礦稅欲心既去然後政事可理

乃者迅雷擊陵大風拔木洪水滔天天變極矣趙古元方殲於徐李大榮旋梟於亳而睢州巨盜又復見告人離極矣陛下每有徵求必曰內府匱乏夫使內府果乏是社稷之福也所謂貌瘦而天下肥也而其實不然陛下所謂匱乏者黃金未遍地球玉未際天耳小民饜餐不飽重以徵求箠楚無時柘楊滿路官惟丐罷民惟請死陛下甯不惕然警悟邪陛下毋謂臣禍亂之言爲未必然也

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曆二十八年

七

若既已然矣將置陛下何地哉

備陳民間疾苦亟圖拯救疏

萬曆

禮部尚書馮

琦臨

臣等伏見自去年六月不雨至於今日三輔嗷嗷民不聊生草莽既盡剝及樹皮夜竊成羣兼以晝劫道殣相望村突亡烟據巡撫汪應蛟揭稱坐而待振者十八萬人過此以往夏麥已枯秋種未報舊穀既沒新穀亡收使百姓坐而待死又何忍言使百姓不肯坐而待死又何忍言京師百萬生靈所聚前此居民富實商賈輻輳邇來消乏於派買攘奪於催徵行旅艱難水陸斷絕以致百物踴貴市井蕭條且庫銀不滿數千倉糧不支二歲各邊軍餉尙多未發萬一河漕有梗歲解不來京師景象當復何似建中之亂甯不寒心齊諺有之不憂年儉但憂廩空數年以來災徼洊至秦晉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繼之民食雁糞矣齊魯繼之吳越荆楚又繼之三輔又繼之老弱填委溝壑壯者展轉就食東西顧而不知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曆

文

所往夫堯之九年水非盡郡國而災也湯之七年旱非盡川澤而涸也彼溢此竭東種西歉相尋不已而至於九年七年耳以今方之不已過哉加以頻值四夷之警連興傾國之師車駘馬蕭行賫居送按丁增調踐畝加租試取此時租賦之額比二十年以前不啻倍矣瘡痍未起呻吟未息而礦稅之議已興貂璫之使已出不論地之有與無有包礦包租之苦不論民之願與否有派礦派稅之苦指其屋而挾之曰彼有礦則家立破矣指其貨而嚇之曰彼漏稅則稟立傾矣以無可稽查之數用無所顧畏之人行無天理無王法之事大略以十分爲率入於內帑者一剋於中使者二瓜分於參隨者三指騙於土棍者四而地方供用歲時饋遺驛遞騷擾與夫不才官吏指以爲市者皆不與焉陛下但知利源易開中貴易信豈知彼在外剝害小民至於如此亦豈知今日苦礦苦稅

之民卽是前日被災被兵之民重累疊因咨嗟愁怨至於如此臣固知陛下必不忍也語曰財與命相連自古天下亂階皆始民心離邊離而後有怨咨怨而後有憤恨憤恨而後有流言流言不已而鼓噪鼓噪不已而反叛今之民但未反耳於前數者已無所不有矣陛下亦可以省而杜其漸耳卽如湖廣一省激變四五次而獨近日武昌爲甚陛下試思無知小民何苦而變誰非性命誰無身家惟其剝削之極無可控告變亦死不變亦死等死耳求與見害之人比肩接踵而死死且不恨夫人情不必死始畏死耳人知必死復何所畏人不畏死法安可加故使奸民害良民大亂之道也激良民爲亂民以殺奸民亦大亂之道也大亂之端初起人主皆謂必無及其禍亂已成欲救之苦無及史冊所載剝民之代甯有無後患者乎行之急則禍亦急行之稍緩則禍亦稍緩急者旣

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曆

唱緩者必和之夫漢之敗也在民窮窮則爲盜矣唐之衰也在官窮盜起而無以應之今閭閻空矣山澤空矣郡縣空矣部帑空矣國之空虛如秋禾之脈液將乾過風則速落民之窮困如衰人之血氣已竭遇病則難支以如此事勢而值大旱爲災賑濟無策河流梗塞邊餉匱乏是豈可不爲長慮哉民旣窮矣怨矣亦有窮極怨極而不思亂者否不能保其不亂而各地方又搜括已盡亦有以應此亂者否竭天下礦稅之額大略百萬有如一一方有警如甯夏播州之役不知所費止此百萬否天下貢稅正額四百餘萬一方有警各處效尤征之不前運之無路此四百萬者皆能依期至否平日惟恐天下之財不盡歸內帑如遇有事不知內帑之財亦發以應天下之急否不居無事奪民數錢已失其心如遇有事與民數錢不知能卽得其心否臣言至此不覺肝膽皆裂聲淚俱下

若謂事必有安而無危則前代金甌之業豈不自謂永固而何以不傳至今日若謂財必有聚而無散則前代府庫大盈所積之財與積財之人皆在何處而獨躋貨之名留於今日然則人主之寶惟有大業而可傳之異日者獨有令名耳臣等竊見皇上作用譬如神龍能作能止能操能縱自皇上起之亦自皇上止之布德音撤中使收人心回天變止在半紙詔書耳臣伏讀皇上憂旱之旨勤勤懇懇不減周宣雲漢之什因思宋神宗時罷新法而兩漢明帝時釋繫囚而雨總之應天以實耳近時鎮撫司監繫官犯入生儒半因陳奉誣奏今奉之罪狀既已明白則諸臣情節有可矜原酷早炎蒸沉淪黑獄聖明在上能無惻然若見監者發刑部問理被逮者聽撫按結奏則肺石可以無冤南冠可以無泣而就諸臣之中惟馮應京爲楚人所憐應京實有愛民之心愛民之政名受

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曆

字

八 八

香火於彼而身嬰縲絏於此遠近傷之皇上重處此一人無加於法而天下皆以應京爲寃輕此一人無損於法而天下皆以朝廷爲是惟皇上執兩端而裁決之臣等叨列班行同國休戚時勢至此不忍不言所慮者萬民之心與萬民之口所惜者萬世之業與萬世之名惟陛下加意於臣等之言臣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請停礦稅疏

萬曆二十九年

吏部馬琦等 臨附

近見太陰經天太白晝見已爲極異至山陷成谷地湧成山則自開闢以來惟唐垂拱中有之而今再見也竊惟上天無私惟民是聽欲承天意當順民心比來天下賦額視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而民戶殷足者則十減其五東征西討蕭然苦兵自礦稅使出而民間之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災流離載道畿輔近地盜賊公行此非細故也諸中使銜命而出所隨奸徒動以千百陛下欲通商而彼專困商陛下欲愛民而彼專害民蓋近日神奸有二其一工伺上意具有成奏假武弁上之其一務剝小民晝有成謀假中官行之運機如鬼蜮取財盡錙銖遠近同嗟貧富交困貧者家無儲蓄惟恃經營但奪其數錢之利已絕其一日之生至於富民更蒙毒害或陷以漏稅竊礦或誣之販鹽盜木布成詭計聲勢赫然及其

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曆二十九年

三

得財寂然無事小民累足屏息無地得容利歸羣奸怨萃朝宁夫以刺骨之窮抱傷心之痛一呼則易動一動則難安今日猶承平民已涸淘脫有風塵之警天下誰可保信者夫時拜誅闕白死此皆募民丁以爲兵用民財以爲餉若一方窮民倡亂而四面應之於何徵兵於何取餉哉陛下試遣忠實親信之人采訪都城內外閭巷歌謠命一一聞奏則民之怨苦居然可視天心仁愛明示咎徵誠欲陛下翻然改悟坐弭禍亂乃禮部修省之章未蒙批答而奸民搜括之奏又見允行如納何其賢妄說令徧解天下無礙官銀夫四方錢穀皆有定額無礙云者意蓋指經費羨餘近者征調頻仍正額猶逋何從得羨此令一下越督嚴急必將分公帑以充獻經費罔措還派民間此事之必不可者也又如仇世亨奏徐麗掘墳一事以理而論烏有一墓藏黃金巨萬者借使有之亦當下

撫按覈勸先正其盜墓之罪而後沒墓中之藏未有罪狀未明而先沒入貲財者也片紙朝入嚴命夕傳縱抱深冤誰敢辨理不但破此諸族又將延禍多人但有株連立見敗滅輦轂之下尙須三覆萬里之外止據單詞遂令狡猾之流操生殺之柄此風一倡孰不效尤已開告緝之令又開告密之端臣等方欲陳訴而奸人之奏又得旨矣五日之內搜取天下公私金銀已二百萬奸內生奸例外創例臣等前猶望其日減今更患其日增不至民困財殫激大亂不止伏望陛下穆然遠覽亟與廷臣共圖修弭無令海內赤子結怨熙朝千秋青史貽譏聖德

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曆二十九年

三

川川文

內臣務爲劫奪以應上求曠不必穴而稅不必商民間耶隴阡陌皆曠也官吏農工皆入稅之人也公私騷然脂膏殫竭向所謂軍國正供反致缺損卽令有司威以刀鋸祇足驅民而速之亂耳此所謂斂巧必蹶也陛下嘗以曠稅之役爲裕國愛民然內庫日進不已未嘗少佐軍國之需四海之人方反唇切齒而冀以計智甘言掩天下耳目其可得乎此所謂名僞必敗也財積而不用崇將隨之脫巾不已至於揭竿適爲奸雄睥睨之資此時雖家給人子亦且蹶之覆之而不可及矣此所謂賄聚必散也夫眾心不可傷也今天下上自簪纓下至耕夫販婦茹苦含辛搯擊側目而無所控訴者蓋已久矣一旦土崩勢成家爲讐人爲敵眾心齊倡而海內因以大潰此所謂怨極必亂也國家全盛二百三十餘年已屬陽九而東征西討以求快意上之蕩主心下之耗國厥二豎固而良醫走死氣索而大命傾此所謂禍遲必大也陛下矜奮自賢沉迷不返以豪璫奸弁爲腹心以金錢珠玉爲命脈藥石之言衰如充耳卽令逢干剖心臯夔進諫亦安能解其惑哉此所謂意迷難救也此六者今之大患臣畏死不言則負陛下陛下拒諫不納則危宗社願深察而力反之

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曆二十八年

三

上

陛下驅率狼虎飛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剝膚而吸髓重足而纍息以至天災地坼山崩川竭蠶自上開憤由怨積奈何欲塗民耳目以自解釋謾曰權宜哉今楚人以奉故沈使者不返矣且欲甘心逆撫大臣矣中朝使臣不敢入境偵緩急踰兩月矣四方觀聽惟在楚人臣意陛下必且曠然易慮立罷曠稅以靖四方奈何猶戀戀不能自割也夫天下至貴而金玉珠寶至賤也積金玉珠寶若

泰山不可市天下尺寸地而失天下又何用金玉珠寶爲哉今四方萬姓見陛下遇楚事而無變志知禍必不解必且羣起爲變此時卽盡戮諸璫以謝天下甯有濟耶

陛下專志財利自私藏外絕不措意中外羣工因而泄泄君臣上下曾無一念及民空言相蒙人怨天怒妖祲變異罔不畢集乃至皇陵爲發祥之祖而災孝陵爲創業之祖而災長陵爲奠鼎之祖而亦災天欲蹶我國家章章明矣臣觀十餘年來亂政亟行不可枚舉而病源止在貨利一念今聖諭補缺官矣釋繫囚矣然礦稅不撤而羣小猶盜橫閭猶賸刑則百工展布實難而罪罟羅織必眾缺官雖補繫囚雖釋曾何益哉陛下中歲以來所以掩聰明之質而甘蹈暴亂之行者止爲家計耳不知家之盈者國必喪邇來亂政不減六代之季一旦變生其何以託身於天下哉

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曆二十八年

三

川〇

今日實政孰有切於罷礦稅者古明王不貴異物今也聚悖入之財歛蒼生之怨節儉之謂何是爲君德計不可不罷者一多取所以招尤慢藏必將誨盜鹿臺鉅橋足致倒戈之禍是爲宗社計不可不罷者二古者國家無事則預桑土之謀有事則議金湯之策安有鑿四海之山權三家之市操弓挾矢戕及良民燬室踰垣禍延鷄犬經十數年而不休者是爲國體計不可不罷者三貂璫漁獵翼虎魚休毀掘冢墓則枯骨蒙殃奸虐子女而良家飲恨人與爲怨謹誤屢聞此而不已後將何極是爲民困計不可不罷者四國家財賦不在民則在官今盡括入奸人之室故督逋租而逋租絀稽關稅而關稅虧搜庫藏而庫藏絕課鹽筴而鹽筴薄徵贖緩而贖緩消外府一空司農若埽是爲國課計不可不罷者五天子

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曆三十二年

三

之令信如四時三載前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時今年復一年更待何日天子有戲言人心委草莽是爲詔令計不可不罷者六陛下試思服食宮室以至營造征討上何事不取之民民何事不供之上嗟此赤子曾無負於國乃民方懽呼以供九重之欲而陛下不少遂其欲民方奔走以供九重之勞而陛下不少慰其勞民方竭蹶以赴九重之難而陛下不少恤其難反之於心必有不自安者矣陛下勿謂蠢蠢小民可駕馭自我生殺自我而不足介意也民之心卽天之心今天譴頻仍雷火妖蟲淫雨疊至變不虛生其應非遠故今日欲回天意在恤民心欲恤民心在罷礦稅無煩再計而決者

先帝既誅仇鸞制復言開市者斬邊臣何敢故違禁旨自陷重辟但敵勢既異昔強我兵亦非昔怯不當援以爲例夫先帝禁開馬市未禁北敵之納款今敵求貢市不過如遼東開原廣甯之規商人自以有無貿易非請復開馬市也俺答父子兄弟橫行四五十餘年震驚宸巖流毒畿輔莫收遏劉功者緣議論太多文網牽制使邊臣無所措手足耳昨秋俺答東行京師戒嚴至倡運甄聚灰塞門乘城之計今納款求貢又必責以久要欲保百年無事否則治首事之罪豈惟臣等不能逆料他時雖俺答亦恐能保其身不能制諸部於身後也夫拒敵甚易執先帝禁旨一言可決但敵旣不得請懷憤而去縱以把漢之故不擾宣大而土蠻三衛歲窺薊遼吉能賓免侵擾西鄙息警言無時財力殫絀雖智者無以善其後矣

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曆

三

川又止

昔也先以尅滅馬價而稱兵忠順王以元裔而封哈密小王子由大同二年三貢此皆前代封貢故事夫揆之時勢旣當俯從考之典故非今創始堂堂天朝容荒服之來王昭聖圖之廣大以示東瀛諸部傳天下萬世諸臣何疑憚而不爲耶

上邊務情形疏

萬曆

宣大方逢時嘉魚總督

陛下特恩起臣草土中代崇古任賴陛下神武八年以來九邊生齒日繁守備日固田野日闢商賈日通邊民始知有生之樂北部輸誠效貢莫敢渝約歲時請求隨宜與之得一菓餅輒稽首歡笑有掠人要賞如打喇明安免者告俺答罰治卽俛首聽命而異議者或曰敵使充斥爲害或曰日益費耗彼欲終不可足或曰與寇益狎隱憂叵測此言心則忠矣事機或未覩也夫使者之入多者入九人少者二三人朝至夕去守貢之使賞至卽歸何有充斥財貨之費有市本有撫賞計三鎮歲費二十七萬較之鄉時戶部客餉七十餘萬太僕馬價十數萬十纔二三耳而民間耕穫之入市賈之利不與焉所省甚多何有耗費乃若所憂則有之然非隱也方庚午以前三軍暴骨萬姓流離城郭邱墟芻糧耗竭邊臣首領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曆

七

101

不保朝廷爲盱食七八年來幸無此事矣若使臣等處置乖方愆小費而虧大信使一但肆行侵掠則前日之憂立見何隱之有哉其所不可知者俺答老矣誠恐數年之後此人旣死諸部無所統一其中狡黠互相爭構假托異辭遂行侵擾此則時變之或然而不可預料者在我處之亦惟罷貢絕市閉關固壘以待仍禁邊將毋得輕舉使曲常在彼而直常在我因機處置顧後人方略何如耳夫封疆之事無定形亦無定機惟朝廷任用得人處置適宜何必拘拘焉貢市非而戰守是哉臣又聞之禦戎無上策征戰禍也和親辱也賂遺恥也今日貢則非和親矣曰市則非賂遺矣旣貢且市則無征戰矣臣幸藉威靈制伏強梗得免斧鉞之誅今受命還朝不復與聞關外之事誠恐議者謂貢市非計輒有敷陳國是搖惑內則邊臣畏縮外則部落攜貳事機乖迕後悔無及臣雖得

夫而犬馬之心實有不能一日忘者謹列上五事

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曆

天



諫內操疏

萬曆

兵部尚書張學顏 肥鄉

皇上恭奉聖母扶輦前驅拜祀陵園考卜壽域六軍將士十餘萬部伍齊肅惟內操隨駕軍士進止自恣前至凉水河喧爭無紀律奔逸衝突上動天顏今車駕已還猶未解散謹稽舊制營軍隨駕郊祀始受甲於內庫事畢卽還宮中惟長隨內侍許佩弓矢又律不係宿衛軍士持寸刃入宮殿門者絞入皇城門者戍邊衛祖宗防微弭亂之意甚深且遠今皇城內被甲乘馬持鋒刃科道不得糾巡臣部不得檢閱又招集厮養僕隸出入禁苑萬一驟起邪心朋謀倡亂譁於內則外臣不敢入譁於夜則外兵不及知譁於都城白晝則曰天子親兵也驅之不肯散捕之莫敢攫正德中西城練兵之事良可鑒也

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曆

三

十一日

水利議萬厯

給事徐貞明貴溪

神京雄據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皆仰給東南豈西北古稱富
強地不足以食廩而練卒乎夫賦稅所出括民脂膏而軍船夫役
之費常以數石致一石東南之力竭矣又河流多變運道多梗竊
有隱憂聞陝西河南故渠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泉引之率可成
田而畿輔諸郡或支河所經或澗泉自出皆足以資灌溉北人未
習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興也蓋水聚之則
爲害散之則爲利今順天真定河間諸郡桑麻之區半爲沮洳由
一流十五河之水惟泄於貓兒一灣欲其不汎濫而壅塞勢不能
也今誠於上流疏渠溶溝引之灌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
泄橫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瀦水稍高者皆如南人築圩之制則
水利興水患亦除矣至於永平灤州抵滄州慶雲地皆萑葦土實
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厯

三

膏腴元虞集欲於京東濱海地築塘捍水以戒稻田若倣集意招
徠南人俾之耕藝北起遼海南濱青齊皆良田也宜特簡憲臣假
以事權毋阻浮議需以歲月不取近功或撫窮民而給其牛種或
任富室而緩其征科或選擇健卒分建屯營或招徠南人許其占
籍俟有成績次及河南山東陝西庶東南轉漕可減西北儲蓄常
充國計永無細矣

班軍議 萬曆

給事 徐貞明 貴溪

東南民素柔脆莫任遠戍今數千里勾軍離其骨以而軍壯出於
戶丁鬻解出於里甲每軍不下百金而軍非土著志不久安輒賂
衛官求歸衛官利其賂且可以冒餉也因而縱之是困東南之民
而實無補於軍政也宜倣匠班例軍戶應出軍者歲徵其錢而召
募土著以足之便

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曆

三

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雨暘時若庶樂歲無饑此可常恃哉惟水利興而後早潦有備利一中人治生必有常稔之田以國家之全盛獨待哺於東南豈計之得哉水利興則餘糧棲畝皆倉庾之積利二東南轉輸其費數倍若西北有一石之人則東南省數石之輸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幾稍甦利三西北無溝洫故河水橫流而民居多沒修復水田則可分河流殺水患利四西北地平曠寇騎得以長驅若溝洫盡舉則田野皆金湯利五游民輕去鄉土易於爲亂水利興則業農者依田里游民有所歸利六招南人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利七東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罹重徭之苦以南賦繁而役減北賦省而徭重也使田墾而民聚則賦增而北徭可減利八沿邊諸鎮有積

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歷

三

人上人

貯轉輸不煩利九天下浮戶依富家爲佃客者何限募之爲農而簡之爲兵屯政無不舉矣利十塞上之卒土著者少屯政舉則兵自足可以省遠募之費甦班戍之勞停攝勾之苦利十一宗祿浩繁勢將難繼今自中尉以下量祿之田使自食其土爲長子孫計則宗祿可減利十二修復水利則做古井田可限民名田而自昔養民之政漸可舉行利十三民與地均可做古比閭族黨之制而教化漸興風俗自美利十四也

今之議執政者僉曰擬旨失當也貪鄙無爲也是固可憂而所憂
有大於是者許茂樞罷閒錦衣厚齎金玉爲奸被人緝獲使大臣
清節素孚彼安敢冒昧如此乃緝獲者被責而行賄者不問欲天
下澄清其可得耶可憂者一楊應龍負固不服執政貪其重餽與
之交通如近日綦江捕獲奸人得所投本兵及提督巡捕私書共
餘四緘及黃金五百白金千虎豹皮數十不言所投臣細詢播人
始囁嚅言曰求票擬耳夫票擬輔臣事也而使小醜得以利動哉
可憂者二推陞者吏部職也邇來劾專擅之說以蠱惑聖聰陛下
入其言而疑之於是內託上意外諉廷推或正或陪惟意所欲苟
兩者俱無當則駁令更推少不如意譴謫加焉倘謂簡在帝心非
政府所預何所用者非梓里姻親卽門牆密契也如是而猶曰吏
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曆三十四年

三

人必

部專擅乎可憂者三言官天子耳目糾繩獻納其職也邇來進朋
黨之說以激聖怒陛下納其譖而惡之於是假託天威肆行胸臆
非顯斥於建白之時則陰中於遷除之日倘謂斷自宸衷無可挽
救何所斥者非宿昔積怨則近日深讐也如是而猶謂言官結黨
乎可憂者四首輔志臬日薄西山固無足責位素負物望乃所爲
若斯且其機械獨深朋邪日眾將來之禍更有難言者

皇上聽一貫鯉竝去輿論無不快一貫而惜鯉夫一貫招權罔利大壞士風吏道恐天下林居貞士與已齟齬一切阻遏以杜將來卽得罪張居正諸臣皇上素知其忠義注意拔擢者皆擯不復用甚則借他事處之其直道左遷諸人久經遷轉在告者一貫亦擯不復用在廷守正不阿魁磊老成之彥小有同異亦巧計罷之且空部院以便於擇所欲用空言路以便於恣所欲爲空天下諸曹與部院言路等使人不疑至於己所欲用所欲爲者又無不可寬力而得志所不欲者輒流涕語人曰吾力不能得之皇上善則歸己過則歸君人人知其不忠夫鯉不肥身家不擇利便惟以眾賢效之君較一貫忠邪遠甚一貫旣歸貨財如山金玉堆積鯉家徒壁立貧無餘貨較一貫貪廉遠甚一貫患鯉邪正相形借妖書事

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曆三十四年

七

傾害非皇上聖明幾至大誤臣以爲輔臣若一貫儉邪異常直合古今奸臣盧杞章惇而三矣然竟無一人以鯉一貫之賢奸爲皇上正言別白者臣竊痛之且一貫之用由王錫爵所推轂今一貫去以錫爵代首揆是一貫未嘗去也錫爵素有重名非一貫比然器量褊狹嫉善如讐高桂趙南星薛敷教張納陛于孔兼高攀龍孫繼有安希范譚一召顧憲成章嘉禎等一黜不復頃聞錫爵有疏請錄遺佚謂宜如其所請召還諸臣然後敦趣就道不然恐錫爵無復出理也至論劾一貫諸臣如劉元珍龐時雍陳嘉訓朱吾弼亦亟宜召復以爲盡忠發奸者之勸至於他日以觸忤被中傷異同致罷去者請皆以次拂拭用之說者謂皇上於諸臣雖三下明詔意若向用實未欲用者臣獨以爲不然皇十初嘗罷傅應禎余懋學鄒元標艾穆沈思孝吳中行趙用賢朱鴻謨孟一脈趙世

卿郭惟賢王用汲等後又嘗詢魏允貞李三才黃道瞻譚希思周
弘禴江東之李植曾乾亨馮景隆馬應圖王德新顧憲成李懋槍
董基張鳴岡饒伸郭實諸壽賢顧允成彭遵古薛敷教吳正志王
之棟等旋皆擢用頃年改調銓曹鄒觀光劉學會李復陽羅朝國
趙邦柱洪文衡等於南京亦俱漸還清秩而鄒元標起自戍所累
蒙遷擢其後未有一言忤主而謂皇上忽復怒之而調之南而鉅
不復用豈不厚誣皇上也哉若皇上本無不用諸臣之心而輔臣
實決不用諸臣之策也說者謂俗流世壞宜用潔清之臣表率之
然古今廉相獨推楊瑄杜黃裳以其能推賢薦士耳王安石亦有
清名乃用其學術驅斥諸賢竟以禍宋爲輔臣者可不鑒於此哉

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曆三十四年

陳時弊疏 萬曆四十三年

給事 熊明遇 進賢

今春以來天鼓兩鳴於晉地流星晝隕於清豐地震二十八天火
九石首雨菽河內女妖遶東兵端吐火卽春秋一百四十年間未
有稠於今日者且山東大祲人相食黃河水稽天兼以太白經天
輔星湛沒熒惑襲月金水衝行或日光無芒日月同暈爲恆風爲
枯旱天譴愈深而陛下所行皆誣天拂經之事此誠禽息碎首賈
生痛哭之時也敢以入憂五漸三無之說進今內庫太實外庫太
虛可憂一餉臣乏餉邊臣開邊可憂二套部圖王插部凱賞可憂
三黃河泛濫運河膠淤可憂四齊苦荒天楚苦索地可憂五鼎鉉
不備棟梁常撓可憂六羣譁益徻訛言載道可憂七吳民善亂冠
履倒置可憂八入憂未已五漸繼之太阿之柄漸入中涓魁壘之
人漸如隕獲制利之法漸成奸藪武庫之器漸見銷亡商旅之途
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曆四十三年

奏

四十九

漸至梗塞五漸未已三無繼之匹夫可熒惑天子小校可濫邀絲
綸是朝廷無綱紀瀆黔之守令皆途窮揚粵之監司多規避是遠
方無吏治諱搆之口甚於戈戟傾危之禍際於蘇張是士大夫無
人心天下事可不寒心哉

陛下與東宮情親父子勢共安危豈有禍逼蕭牆不少動念者候
命踰期旁疑轉棘竊詳大受疏未嘗實指國泰主謀何張皇自疑
乃爾因其自疑人益不能無疑然人之疑國泰不自今日始也陛
下試問國泰三王竝封之議何由起閨範圖說之序何由進妖書
之毒何由搆此基禍之疑也孟養浩等何由杖戴士衡等何由成
王德完何由錮此挑激之疑也王曰乾逆徒也而疏中先有龐保
劉成名姑謂何此不軌之漸也三者積疑至今日忽有張差一事
正與往者舉動相符安得令人不疑且今日之疑國泰又非張差
一事也恐騎虎難下駭鹿走險一擊不效別有陰謀陛下不急議
東宮則東宮爲孤注萬一東宮失護陛下亦且爲孤注矣國泰欲
釋人疑惟明告貴妃力求陛下速執保成下吏如果國泰主謀是
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曆

三

乾坤之大逆九廟之罪人非但貴妃不能庇卽陛下亦不能庇借
劍尙方請曰臣始或別有主謀無與國泰事請令國泰自任凡皇
太子皇長孫起居悉屬國泰保護稍有疎虞罪卽坐之則臣與在
廷諸臣亦願陛下保全國泰身無替恩禮若國泰畏有連引熒惑
聖聰久稽廷訊或陰斃張差以冀滅口則罪愈不容誅矣

論挺擊疏 萬歷

戶部陸大受武進
郎中張庭蒲州

青宮何地張差何人敢白晝持挺直犯儲蹕此乾坤何等時耶業承一內官何以不知其名業承一大第何以不知其所彼三老三太互相表裏而霸州武舉高順甯者今皆匿於何地奈何不嚴禁而速斷耶夫奸人突入大內狙擊青宮陛下宜何如震怒立窮主謀乃廷臣交章一無批答何也君側藏奸陛下蒙蔽皆由陛下精神偏注皇太子召見甚稀而前此冊立選婚及近時東宮出講郭如下葬諸事陛下皆弗勝遲回強而後可彼宦寺者安得不妄生測度陰蓄不逞以僥倖於萬一哉

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歷

三

籌邊議 萬曆

戶科給事中 王德完 廣安

諸邊歲例宏正間止四十三萬至嘉靖則二百七十餘萬而今則三百八十餘萬惟力行節儉足以補救蓋耗蠹之弊外易剔而內難除宜嚴劾內府諸庫汰其不急又加意屯田鹽法外開其源而內節其流庶幾國用可足

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曆

三

輔臣心膺也。朱賡輔政三載，猶未一覲天顏，可痛哭者一。九卿強半虛懸，甚者闔署無一人，監司郡守亦曠年無官，或一人縮數符事，不切身政，自苟且可痛哭者二。兩都臺省寥寥，幾人行取入都者累年不被命，庶常散館亦越常期，御史巡方事竣遣代無人，威令不行，上下胥玩，可痛哭者三。被廢諸臣久淪山谷，近雖奉詔叙錄，未見連茹彙征，苟更閱數年，日漸銷鑠，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可痛哭者四。九邊歲餉，缺至八十餘萬，平居凍餒，脫巾可虞，有事怨憤死綏，無望塞北之患，未可知也。京師十餘萬兵，歲糜餉二百餘萬，大都市井負販游手而已，一但有急，能驅使赴敵哉，可痛哭者五。天子高拱深居，所恃以通下情者，祇章疏耳，今一切高閣，慷慨建白者莫不曰：吾知無濟，第存此議論耳。言路惟空，存議論，世道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歷

罕

大文川

何如哉。可痛哭者六。權稅使者滿天下，致小民怨聲徹天，降災召異，方且指殿工以爲名，借停止以愚眾，是天以回祿警陛下，陛下反以回祿剝萬民也。眾心離叛，猶不知變，可痛哭者七。郊廟不親，則天地祖宗不相屬，朝講不御，則伏機隱禍不上聞，古今未有如此。而天下無事者，且青宮輟講，亦已經年，親宦官宮妾而疎正人，端士獨奈何不爲宗社計也。可痛哭者八。

朝廷設言官假之權勢本責以糾正諸司舉刺非法非欲其結黨逞威挾制百僚排斥端人正士也今乃深結威晚近侍威制大僚日事請寄廣納賂遺褻衣小車邀遊市肆狎比娼優或就飲商賈之家流連山人之室身則鬼蜮反誣他人此蓋明欺至尊不覽章奏大臣柔弱無爲故猖狂恣肆至於此極臣謂此輩皆可斬也孫瑋湯北京李邦華孫居相周起元各爭職掌則羣攻之今或去或罰惟存一居相猶謂之黨夫居相一人耳何能爲彼浙江則姚宗文劉廷元輩湖廣則官應震吳亮嗣黃彥士輩山東則許詩教周永春輩四川則田一甲輩百人合爲一心以擠掛善類而趨與邦輩附麗之陛下試思居相一人敵宗文輩百人孰爲有黨耶乃攻東林者今日指爲亂政明日目爲擅權不知東林居何官操何柄

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曆四十年

四一

在朝列言路者反謂無權而東林投閒杜門樂道者反謂有權此不可欺三尺豎子而乃以欺陛下哉至若黃克纘賊私鉅萬已敗猶見留顧憲成清風百代已死猶被論而封疆坐死如陳用賓科場作奸如韓敬趨時鸞爵如趙煥殺人媚人如熊廷弼猶爲之營護爲之稱冤國典安在哉望俯察臣言立賜威斷先斬臣以謝諸奸然後斬諸奸以謝天下宗社幸甚

近見朝宁之上善類擯斥一空大臣則孫寵李世達趙用賢去矣
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薛敷教張納陛于孔兼賈巖斥矣
邇者李禎曾乾亨復不安其位而乞去矣選郎孟化鯉又以推用
言官張棟空署而逐矣夫天地生才甚難國家需才甚亟廢斥如
此後將焉繼致使正人扼腕曲士彈冠世道人心何可勝慨且今
陛下朝講久輟廷臣不獲望見顏色天言傳布雖曰聖裁隱伏之
中莫測所以故中外羣言不曰輔臣欲除不附已則曰近侍不利
用正人陛下深居九重亦會有以諸臣賢否陳於左右而陛下於
諸臣亦嘗一思其得罪之故乎果以爲皆由聖怒則諸臣自孟化
鯉而外未聞忤旨何以皆罷斥卽使批鱗逆耳如董基等陛下已
嘗收錄何獨於諸臣不然臣恐陛下有祛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借
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歷

三

十一

以行媚嫉之私陛下有容言之盛心而臣工反遺以拒諫諍之誚
傳之四海垂諸史冊爲聖德累不小輔臣王錫爵等跡其自待若
愈於張居正申時行察其用人何以異於五十步笑百步卽如諸
臣罷斥果以爲當然則是非邪正恆人能辨何忍坐視至尊之過
舉得毋內洩其私憤而利於斥逐之盡乎

劾方從哲疏

天啟二年

光祿少卿高攀龍無錫

從哲之罪非止紅丸其最大者在交結鄭國泰國泰父子所以謀危先帝者不一始以張差之梃繼以美姝之進終以文昇之藥而從哲實左右之力扶其爲鄭氏者力鋤其不爲鄭氏者一時人心若狂但知鄭氏不知東宮此賊臣也討賊則爲陛下之孝而說者乃曰爲先帝隱諱則爲孝此大亂之道也陛下念聖母則宜選侍之罪念皇考則隆選侍之恩仁之至義之盡也而說者乃曰爲聖母隱諱則爲孝明如聖諭目爲假託忠如楊漣謗爲居功人臣避居功甘居罪君父有急袖手旁觀此大亂之道也諷於其說孝也不知其爲孝不孝也以爲大孝忠也不知其爲忠不忠也以爲大忠忠孝皆可變亂何事不可妄爲故從哲養性不容不討奈何猶令居輦轂下

明臣奏議

卷之八

天啟二年

聖

川一上

論挺擊疏 萬曆四十三年

刑部 張問達 涇陽 侍郎

奸人闖官事關宗社今差已死二囚易抵飾文華門尊嚴之地臣等不敢刑訊何由得情二囚偏詞何足爲據差雖死所供詞固在其同謀馬三道等亦皆有詞在案孰得而滅之况慈甯召對面論竝決煌煌天語通國共聞若不付之外庭會官嚴鞫安肯輸情旣不輸情安從正法祖宗二百年來未有罪囚不付法司輒令擬罪者且二人係內臣法行自近陛下尤當嚴其銜轡而置之重辟奈何任彼展辨不與天下共棄之也

明臣奏議

卷之八

萬曆四十三年

四

一
文三

紅丸案議 天啟二年

吏部 尙書張問達 巡陽

按慎行奏首惡李可灼進紅丸可灼先見從哲臣等初未知及奉
召進乾清宮候於丹墀從哲與臣等共言李可灼進藥俱慎重未
決俄宣臣等至宮內跪御前先帝自言朕躬虛弱語及壽宮竝諭
輔陛下爲堯舜因問可灼安在可灼趨入和藥以進少頃又進聖
躬安舒就寢此進藥始末從哲及文武諸臣所共見者是時羣情
倉惶悽然共切弑逆二字何可忍言在諸臣固諒從哲無是心即
慎行疏中亦已相諒若可灼輕易進藥非但從哲未能止臣與眾
人亦未能止臣等均有罪焉及御史王安舜等疏論可灼從哲自
應重擬乃先止罰俸繼令養疾則失之太輕今不重罪可灼何以
慰先帝而服中外之心宜提付法司正以刑辟若崔文昇妄投涼
藥罪亦當誅請竝下法司與可灼竝按從哲則應如其自請削去

明臣奏議

卷之八

天啟二年

五

人少

官階爲法任咎此亦大臣引罪之道宜然而非臣等所敢議也至
選侍欲垂簾聽政羣臣初入臨闈者阻不容入羣臣排闥而進哭
臨畢奉聖躬至文華殿行朝謁嵩呼禮復奉駕還慈慶宮因議新
主登極選侍不當復居乾清九卿卽公疏請移言官繼之從哲始
具揭奉請選侍遂卽日移宮然輿論猶憾從哲之奏不毅然爲百
僚倡倘非諸臣共挾大義連章急趨則乾清何地猶然混居令得
假竊魁柄將如陛下登極還宮何

10111

